

態動界世教回導報義教教回紹介化文教回究研

# 月華

十二月號  
本刊創刊於民國十八年

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十四日校刊

# نَسْمَاءُ الْمَلَائِكَةِ

صحيفة تربية علمية وتعميرية إسلامية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圖書館

.....	望展界世教回	社論
之明黃.....	.....	解譯蘭古
毅宏馬.....	.....	華精錄實訓聖里哈布
訓 納.....	.....	記傳家哲名教回
堅 馬.....	.....	考文譯蘭古賢先
福素郁.....	.....	命革大回回甘陝季清
謙 士.....	.....	家學主與學主認
程志馬.....	.....	書告報團察考度印
謙 士.....	.....	記日國歸團生學埃留克魯法

號十二街大南樓肆四東平北

## 行發社報華月

日五十月二十年六十五國民華中

南京圖書館藏

# 社論

## 回教世界展望

二次大戰自發生到結束，所可引以為萬幸的，就是擁有四萬萬人口的回教世界竟能在極度艱辛的局勢下，避免了殺人流血的慘酷戰爭，而獲得了安靖和平的生息修養的機會，所以影響到回教世界的比較起來，好處多過害處，於是自戰爭結束！甚至大戰方殷的時候，我們便看到回教世界的各角落，都是在爲了爭取發展，自由與康樂而在努力了，所以目下的回教世界，處處裡透露着欣欣向榮的姿態，這無疑的是象徵着回教世界的重要性，與其前途的光明是無限的。

我們展望到極西方的回教世界，使我們看到西非一帶的教胞們，他們不論是摩洛哥，是突尼斯，抑或西非，都在爲了爭取自由與擺脫，帝國主義法蘭西的羈絆，之流血，因之逃亡而不斷的發生，雖然人民受到了絕大的壓力，但他們的反抗是變本加厲的，何況西非的民族運動領袖將阿白克林逃出了法國的手掌，而寄居在尼羅河流域，同時反法的突尼斯君主，亦因反法而被削去王位，這一切的一切都反映着將來的，北非會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回教國家的出現，那時人民才可吸到自由與平等的空氣呢！

說到非洲的埃及，那不但不是當代回教文化的學府，亦是回教世界復興的中心，埃及的反英高潮，已至頂點，目下老大的帝國英吉利，已陷於麻木的情形下，也就是說英帝國的末日已至，而世界回教受其宰割的地方都即可得到自由了。

本來埃及的重要是在於蘇彝士運河，自英帝國放棄了印度以來，以近代的戰爭是立體化說了，所以蘇彝士運河一帶的防地之重要性，已形銳減，何況埃及人民的自由要求，是極合法，極激烈的，所以將來埃及以及尼羅河流域，便會形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回教國家，不但使回教人享受人類天賦的自由，而將傳播自由的種子到全世界呢。

至於近東一帶的回教國家，像也門，沙特阿拉伯，敘利亞，伊拉克，外約旦，黎巴嫩以及正在受人宰割的巴勒士坦，都是在努力，在奮鬥，各國的進步是一日千里，不可限量，提起巴勒士坦一地，我們不能忘記回教的阿拉伯同盟，以及爲巴勒士坦自由解放而畢生努力的胡賽尼「穆夫提」，雖然自聯合國偏袒猶太人而造成巴勒士坦目下的混亂，但我們確信聯合國的命運之永年，以及正義之被抹殺，十足說明當代的世界上惟有某種力量才足以維持世界的和平，才是正義的維護者，這種力量就是行將復活的回教力量。

針對着巴勒士坦的惡劣形勢，爲了挽救一百多萬居住巴境內一千三百餘年的阿拉伯民族，免陷於拜金主義的猶太人的剝削下，所以阿拉伯同盟方面除了聯合世界回教國家作正義的援助外，並引出教法發出寸土寸地不許外售的劃時代的法規，同時爲了加強阿拉伯人在巴勒士坦的經濟戰線，已極有極完密的經濟計劃在推行中，所以目下的巴勒士坦問題，可以說是給予全世界回教人士的一大考驗，回教人士，不論住在什麼地方，都應當同情巴勒士坦的阿拉伯人，決不應聽令他們受到驅逐流亡，殺戮與宰割了。

至於伊朗阿富汗以及廣大的印度，現在最使人注目的無過於巴基斯坦新興回教國家的建立了，巴基斯坦的意思，是聖潔的土地，就是爲了一方面擺脫了英帝分國的統治，再方面避免了國大黨所統治的印度。國大黨一向以印度統一不可裂的虛偽號召而實行壓迫異黨異教徒，而同時印度的回教人士在過去以及現在，都是印度的主力，所以巴基斯坦的建立是象徵着印度的新生，將來世界上，一定可以改變了俾視印度回教人士的眼光，而予以景仰不止的態度對之。

巴基斯坦建國未久，但已表現出莫大的力量，對於國內的建設正擬訂初期五年計劃在逐步進行，在國際上驕傲的在聯合國大會上爲了回教民族，自由伸張正義，在回教世界上，她正要求阿拉伯同盟修改憲章容許世界回教參加阿拉伯同盟共同一致的努力。

再以遠東一帶的回教世界而論，印尼雖然表面上沒有標榜回教，但骨子裡，都是回教人士領導人民作反荷的工作，現在印尼共和國雖然成立，但，將來的成長，仍需加倍的努力！

總而言之，我們看到目下世界回教不但政治上有着絕大的進步，即在宗教方面文化方面，以及經濟建設方面，有長足的進展，我國雖擁有五千萬的教胞，但相形之下未免隱乎其後！所以目下的中國回教除了在學術文化方面致力以外，更應當爭取宗教，信仰的自由與保障，那時我們一方面建設新興的中國，一方面復興回教的光榮歷史，那時我們才可享受到康樂與自由。

# 古蘭譯解

黃明之譯述

感讚真主；在天地裏的一切歸於他，在後世裏讚美歸於他，他是公斷的，全知的，他知道入在地裏的一切，及從它上生出的一切，又知道從天上下降的一切，和上升在它裏的一切，他是大慈的，恕饒的。一切不信的人說：撒歐台不降臨於我們，你說；是的，指我的養主發誓，決定決定它要降臨於你們，（他是）知道未見的主，天地裏絲毫之量，和比那個至小的與至大的在他上忽略，但有均載於明典，因為回賞一切歸信並幹一切善功的人，此等人在他們上有恩赦之條和珍貴之祿。（三四，一一—四）

「感讚真主：在天地裡的一切歸於他，在後世裡讚美歸於他，他是公斷的，全知的」這節天經中三個代名詞：他，都是指真主，感讚真主一句，是真主自讚，天經以此句開始的蘇勒有五章，前半部兩章：牲畜章，洞穴章，後半部兩章：本章天經和開闢章，第五章即第一本開端章，倘欲誦讀天經時，須向前半部後半部一並誦唸，其中的奧義是：真主的恩惠甚多，而我們無能數算，乃歸納為兩份，創造的恩惠，綿延的恩惠，蓋真主首先以他的慈憫造化我們，又為我們造化了自立的工具，但這個恩惠於復生時方得見，因為真主於第二次復造我們，又為我們造化一永久之地，故在我們上有兩種狀況：生，死，每種狀況都有兩樣恩惠，造化的恩惠，綿延的恩惠，蓋真主首先把我們造化在塵世上，又使我們在它裡生生不息，直至世盡，而後又復造我們，使我們永久生活，是故真主在前半部牲畜章裡說：「感讚真主：他造化了天地，又造化了一切黑暗和光亮。」是節天經乃暗示創造的恩惠，其證據是：「他是從泥上造化你們的主，」一

句蓋此句即指示創造，又在洞穴章裡說：「感讚真主：他把沒有歪斜的莊嚴的經典，降在他的僕人上，這節天經，是暗示知感綿延的恩惠，蓋天經中的一切律例，是久存不朽的，設若沒有人所欣服的教法，則人人決定跟隨私意，一切爭執，決定遇在不明白裡，而致人民互相廝殺，互相毀敗。然後真主在後半部本章天經裡說：「感讚真主」，是暗示復造的恩惠，其證據是：「在後世裡讚美歸他一句為憑，又在開闢章裡說：「感讚真主」，是暗示綿延的恩惠，其證據是：「使衆天仙為欽差的主」一句為憑，蓋衆天仙之為欽差，只在格亞埋台之日，斯曰真主將衆天仙差在一切林上，因為真主說：「衆天仙相遇他們，又說：「色蘭是在你們上，你們優美了，一切永久的人若你們進宅——天堂，至於第一本開端章則包括了兩種恩惠，現世的恩惠，未來的恩惠，「感讚真主，保養普世」一句是指示現世的恩惠，「掌管還報日之主」是指示未來的恩惠，故於誦經之開始及完畢時，人皆唸他。或謂：你們既說本章的感覺是暗示後世的恩惠，何以真主又提說天地二字呢？我（註解者自稱餘均同此）答曰：後世的恩惠不可見，故真主提說可見的恩惠，即天地間的一切恩惠，繼而說，好使人以今世的恩惠比較後世的恩惠，又以它的永久知道它的貴重，並今世的朽壞，因此他說他是公斷的，全知的，此是指示造化這一切，是以公斷，與全知。

他知道入在地裡的一切，並從它上生出的一切，又知道從天上下降的一切，和上升在它裡的一切，他是大慈的，恕饒的。」這節天經中四個代名詞各有所指，二宅字，一指地，一指天，以下二宅字都指真主，入在地裡的一切即種籽死物等，從它上生出的一切即苗穗生物……，從天上下降的一切，即真主施賜的各種恩惠，雨水，天仙，古蘭經等，上升在它裡的一切即佳美之語，靈魂，清廉的工作，因為真主說：「佳美之語，上升至他，」又說：「清廉的工作，他要陞高宅，」或曰：何以天經中說「上升在它裡」不說，「上升至它」呢？答曰：因為「至」字，在阿文上是到極點之意，設若天經說：「上升至它」，則人必定領悟到了天上即停下，不能上升，但此處的天字是指塵世的天，在它之上，還有極點之處，故曰：

「上升在它裡」，爲使人領悟他——善功等在天上通行，並從天上升高，直至極點之處，因此真主在佳美之語一句裡說：「佳美之語，上升至他——真主，」蓋真主之國下方爲極點之處，至此不能再升矣，故曰：上升在它裡，不曰上升至他。譯者走筆至此，要告訴讀者諸君幾句話，這個註解，是解明天經裡用字的奧義，不是說真主有方位，因爲給真主定方位是庫弗勒！請你們切勿疑惑。

「一切不信的人說：撒歐台不降臨於我們，」這節天經是解明真主之應受讚美，乃以後世的恩惠，一切人都不承認它——後世，故不信者說：撒歐台不降臨於我們。撒歐台即格亞埋提也。繼而真主命穆聖答覆他們，乃曰：

「你說：是的指我的養主發誓，決定決定它要降臨於你們，（他是）知道未見的主，天地裡絲毫之量，和比那個至小的與至大的在他上不忽略，但有均載於明典，因爲回賞一切歸信並幹一切善功的人，此等人在他們上有恩赦之條，和珍貴之祿。」這節天經中的單數複數代名詞均有所指。

（一）單數的：你。指穆聖，它，指撒歐台，他，指真主，（二）複數的：你們，指一切不信的人，他們，指衆歸信並幹善功的人。明典，即勞哈買哈附如的牌。本文中「是的」一句，原文是真主命聖人答覆他們的話，並確定他們所反對的，故下文曰：「指我的養主發誓，……」此句乃真主表述它的降臨，並以發誓叮嚀之。則目哈石冷業曰：假設有人問道：他們並不誠信真主，（按不信撒歐台，便是不信真主，因吾教信條是六樣，不信其中任何一樣，即是不信真主，）以發誓叮嚀如何真正呢？縱然他們誠信，但信條原則不以發誓決定！答曰：是節天經不限於發誓，蓋提說撒歐台降臨的原因，其原因便是；「因爲回賞……」，「蓋幹歹的人，在塵世裡，於現世的安樂中，居長久的時光而後死，行善的人，亦在塵世裡，於艱難痛苦中，住長久的時期而後死，設無賞善罰惡之處，則事實與天經聖訓不符矣。我說：所提的原因，在（他是）知道未見的主，絲毫之量在他上不忽略」一句裡較明顯，蓋真主乃知道萬物的主，他確知生物的各部份，並能够聚集它，故撒歐台容易立起，並且是誠實人——聖人——的表述，所以它是要遇的，按此「在天地裡」一句其中有一哲理，即是爲人有肉體和靈魂，肉體各部使在地下，靈魂在天上，是故「在天地裡」

之量在他上不忽略」一句，是暗示真主知道一切靈魂「在地裡」一句，是暗示真主知道一切肉體，真主既知道靈魂和形體，並能聚集它，則於復生時之再造自不成問題矣。其「比那個至小的」一句是暗示提說「絲毫之量」非爲限制，蓋真主不第絲毫之量不忽略，即比絲毫至小的亦不忽略，按此便有人問道：彼既知道比絲毫至小的，必知道至大的了，又何需提說至大的一句呢？我答曰：在真主要解明於經典中確定一切事情時，假設他只限定小的，疑者必疑惑真主只確定小的而忘掉大的，至於大的，真主亦不忘掉，既不忘掉，則不需確定它，曰：經典中確定一事則不然，蓋大的亦載於經典中，是故真主提說之。真主之知道大小，及確定撒歐台是爲賞罰，故下文曰：「因爲回賞一切歸信並幹一切善功的人，」此句是解明穆民在後世的狀況，真主在他們上提說了兩件事；以嗎尼，善功，於是又以兩件事回賞他們；恩赦之條，珍貴之祿，恩赦，乃回賞以嗎尼，故凡是穆民，皆蒙真主之恩德，天經云：「確實；真主不赦免舉偶，而赦免除却那個——舉偶——的，在他欲（恩德）的人份中，」聖人亦云：真主從地獄中赦出喻「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人，及在他的心裡有絲毫以嗎尼的人。珍貴之祿，乃回賞善功，蓋爲慈善的主人工作者，於工作閑暇時必得享以食物，以慰其勞苦，此乃人之常情，故爲真主幹善功者，亦得享受珍貴之俸祿。所謂珍貴之祿，即是不尋求而自來的俸祿，是乃天堂之俸祿，蓋塵世之俸祿，在沒有尋求和相得之機會時不能自來。

### 三言兩句

· 舫梓 ·

一，主義不行，黨員之耻，教義不行，何嘗不是教長之耻呢？

二，回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衆普遍全球，足以證明教義之真實，宗旨之正太，給予人類社會裨益非淺，否則早被天演淘汰了。

三，青年人有一識半解就批評宗教是迷信，輕薄教門的，你就不看古今中外多少偉人，有幾個不是宗教信徒呢？難道他們都是傻子嗎？

四，稍具點知識的回教青年，往往在廣衆場中，不願表示自己是回教人，這種人我們不能說他是教中敗類，只可說他們認宗教認識的不够，不知道回教的偉大，缺乏自信心。

# 布哈里聖訓實錄精華

馬宏毅譯

聖人道：「我脫鞋爲的是哲白力賴大天仙告訴我我的鞋的底下有污穢物，所以我才脫了。以後你們要進禮拜殿的時候，應當看看自己的鞋底，若是上邊有污穢物時，可以就地搓去它。」試看前人們對於這些事看的

多麼容易，甚至他們赤着腳在街市上的泥水中行走，他們在禮拜殿內地上

（未鋪磚亦未鋪木板也不鋪席子和毯子）禮拜，他們吃小麥和大麥面粉，而

那麥子却是被牲口踐踏過的，甚至有時牲口還溺於麥子上，他們都不大理會（教律中規定若牲口便溺於糧食上，而不知是便溺於那一部分時，該

糧食全部皆可食用。吃此一部份時，可以猜度便溺是在別一部份上，再吃

另一部份時，可以猜度便溺是在前一部份上，這種規定，極寬大，在不使人爲難也。）駝，馬常在糞土中翻身打滾，而前人們對於駝，馬的汗並不

提防。也未會聽人傳述他們追問像這一類的細小問題。時至今日，竟有一

般人將愚魯名爲潔淨，而說，此乃教門基礎也。他們將大部份時間盡用於

裝修外表，而內部是充滿高傲自負的觀態，和愛名爲善的污穢，這種情形

，他們反不嫌惡不詫異，假使有人用石頭淨下而不用水洗，或者是光腳在

地上走，或者是在地上禮拜而不鋪席，則他們必定羣起反對，將此人由他

們的夥中逐出。他們將容易——它是屬於伊瑪尼之數的容易，認爲是污穢

，而將愚魯認爲是清潔。你看！可憎惡的事，變成正義；而正義反變成可憎惡

的事了，假使有人問：你說現在人所行的注意清潔，反成爲可憎惡被禁止

的事嗎？我們回答道：安拉絕不許說清潔是受禁止的。不過我們的目的，是在使

一般人知道：伊斯蘭教在初起時，最注重治內，如治理秘密，與惡性戰鬥，

清除嫉妬懷恨，背談進讒的根源等事，那麼我們現在便不應該廢棄了這最

重要的淨而在內部踴躍，污穢不堪的情形之下，只竭力於淨外，至於在內

部治理完善之後，外部亦臻完善境地，那是我們所最希望的，也是每一個忠誠

穆民的最終目的。

二 3 二

（第五十九段）由馬利克之子，亦即布哈奈之子，阿布頓拉（一）傳來：聖人在叩頭的時候，使他的兩手（即兩腕膊）與兩肋離開，（二）直至他兩腋下的白顯露出來。（三）

（註一）奈哈奈是馬利克之妻，阿布頓拉之母，阿拉伯人，名叫阿布

頓拉者甚多，故此處特提出他父親的名子和他母親的名子，以免與其他名叫阿頓頓拉者相混。

（註二）默木奈所傳聖訓謂：一在聖人叩頭的時候，假使有一種小動物（如貓）想要由他的兩胳膊下通過，它必能通過。」

（註三）聖人膚色細白，他的兩胳膊抬起時，可以看見他膚色的細白，而並非如雪裡白的白。

本段聖訓的教訓：聖人此種動作，最能表現謙恭，能使額部着地親切，且能使人遠離懶惰人的態度，這是關於男子叩頭時的儀式。至於女子，

在叩頭時兩胳膊宜緊貼兩肋，這對於女子最能遮蓋羞體故也。

（第六十段）查比爾說：聖人在他的坐騎上禮拜（一）任其所向（二）他若要禮天命拜時，他由坐騎上下來，面向「朝向」。（三）

（註一）凡是旅行者所騎的牲畜，如馬，驢，騾，駱駝等，騎在它上禮拜，使得，穆斯林聖訓實錄中有伊本歐默爾所傳聖訓一段云：「我見主的欽差在驢上禮拜，而牠是面向海比爾地方。」

（註二）坐騎所朝向的方向，總然不是「朝向」，亦無妨，這是在禮副功拜的時候。

（註三）哈斐祖說：本段聖訓證明：旅行不拘怎樣困難，在禮天命拜時，必須面向「朝向」，這是一切學者，共同的意見。至於在恐怖時所禮的天命拜，不必面向「朝向」那是教律所特許的。

（第六十一段）伊本買斯武德說：一日聖人禮拜，伊布拉欣說：我不知道他禮多了或者是禮少了，在他出罷賽爾目之後，有人問他道：主的欽差啊！拜中新生什麼事情了嗎？聖人道：「爲什麼？」他們說：「你禮了如此如此的拜。」聖人遂轉兩脚，復向「朝向」叩了兩個頭，然後又出

賽爾目，在他面向我們的時候，他說道：假使有什麼事情在拜中新生的時候，我必定告訴你們。雖然，我只是像你們的一個人，我忘記，猶如你們

忘記。我若是忘記了的時候，你們可以告訴我（一）。你們中若有人在他的拜中疑惑時，（二）讓他尋思正確的，然後完成該拜，出罷賽爾目後，

再叩兩個頭，

再叩兩個頭，

再叩兩個頭，

(註一) 即我若在拜中忘記了的時候，你們可念「蘇布哈南拉」來提示我。

(註二) 在拜中疑惑，即不知究竟自己多禮了，或者少禮了，此時可以猜度，看那一方面偏重，如果猜度多禮了，只要末坐確曾坐過，在出賽傾目之後，補叩兩頭即妥，如果猜度少禮了，應當將少禮的拜數，立時補出，並當在出賽傾目之後，補叩兩頭。

(第六十二段) 由艾奈斯傳來：聖人見「朝向」方面有口痰，動怒了，他面帶怒容，站起來，親自用手擦去了它，(一)並說道：「你們中若有人站起來禮拜，叫他確是和他的養主的交談，他的養主確在他與「朝向」之間，(二)任何人不可在「朝向」方面吐痰雖然，可以由左邊吐，(三)或吐在他的脚下。」(四)隨後聖人拿起他的衣服的一端，他吐在衣服端上。(五)然後他將這一端捲在別一部分裡他說：「或者這樣作。」

月

(註一) 另一傳述為聖人用蜜樹棍子擦去了痰，而另一傳述為聖人用小石子擦去了痰。由此兩說證明，聖人並非直接用手擦去的，

(註二) 此處並非要的宇宙的意思，因為真正是從時間與空間上清淨的，不然，話的意思是：真主的偉大與尊嚴，使禮拜的人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真主的前邊似的。

進

海塔比說：這話的意思是：禮拜的人，應當尊重禮拜的方向，因為普通人互相見面談話時，還須必恭必敬，不能在面前吐痰，那麼對於代表真主的「朝向」，豈不更應當恭敬嗎？所以禮拜人的向「朝向」方面吐痰，實是無禮貌，實是大錯。

(註三) 另一傳述為：「教他不要在他的面前吐痰，也不要在他的右邊吐痰，教他吐在他的左邊，或他的左腳下。」至于禁止向右吐痰的理由，因為右邊，是尊貴的方向。海塔比說：「若在他的左邊有人時，左右方均不可吐，應當吐在腳底下，或吐在他的衣服裡。塔利格目所傳聖訓中有云：若是左方無人時，可向左方吐，若左方有人時，則當向腳底下吐。」

(註四) 即是向左腳底下吐，猶如上邊傳述裡所說的那樣，並當埋沒了它。因為艾布虎拉賴所傳的聖訓中有云：「教他向左邊吐，或向腳底下吐。並當遂即埋沒了它。」伊本艾比哲穆爾說：「聖人未說遮蓋了它，而說埋沒了它，因為遮蓋了，仍然可以傷人，譬如有人坐在遮蓋的痰上，便把衣服弄了，而埋沒的意思，是把痰埋到地裡，不使它再傷人。」

璦威說：所謂把痰埋在地裏，是在禮拜的地方是土地或沙地的時候，至于禁止向右邊吐痰，究竟只限于拜內，抑或拜內拜外全是一樣？璦威堅決主張拜內和拜外，殿內和殿外，是一樣的，阿布杜蘭則格說：伊本買斯武德在拜外亦憎惡向右吐痰。穆阿宰哲百里說：「自從我信奉伊斯蘭教後，我不再向右吐痰。」

(註五) 阿拉伯人貧窮異常，而且氣候酷熱，人民除一套長衣遮體外，別無他物，故聖人吐痰于衣服端上，乃因時因地之權宜辦法。至于今日，真主慈憫衆穆斯林都用手帕，則在拜殿內欲吐痰的人，吐在自己的手帕中，是聖行。

### 本段聖訓的教訓

(一) 革除禮拜寺中污穢之物，或將污穢之物洗淨，是善行。  
(二) 伊瑪目應當常常檢查禮拜寺中之一切情形，並當尊重禮拜寺，保護禮拜寺。

(三) 禮拜人在拜中吐痰，他的拜不壞。在拜中噓氣及咳嗽，亦不壞拜，因這兩種事在吐痰時，是免不了的，雖然，禮拜人若故意用力噓氣或咳嗽，或為玩耍而噓氣，咳嗽，則他的拜壞了。

(四) 聖人身為聖人且親自擦痰，可知善事愈多作，愈善，總然自己善行甚多。

(五) 本段聖訓證明聖人之謙恭，偉大，求真主為他增加尊貴與偉大(第六十三段)由輔士賈哈目德，勒比爾(一)傳來：阿特班(二)他是聖門弟子，且是輔士中親臨百德爾戰役者。——來于聖人，說道：主的欽差啊！我的眼睛已有病，而我却常領衆禮拜，若天雨，則山水在我與他們之間流行，(三)我不能到他們禮拜的地方去領他們禮拜。主的欽差啊！我希望你到我家中去禮拜，則我即將家中作為禮拜的地方。阿特班說，主的欽差回答他道：「若安拉意欲時，我將照辦。」阿特班說：主的欽差與艾布伯克在吃早晨日已高時，來了。主的欽差求允許，(四)我允許了他。在他到家後，未坐，(五)稍停，他說：你喜歡我在你家裡什麼地方禮拜？」阿特班說，我將屋中一角指給他。主的欽差站起念台克比爾，(六)我們也站起排班，他禮完兩拜後，出賽傾目。(七)阿特班說：我們留他吃「我們特意為他作的細嚼肉。」

(註一) 買哈目德，黑子爾直族人，聖門弟子中之幼小者，他關於聖門弟子的傳述，頗為一般人所重視。

(註二) 阿特班，亦黑子爾直族人，著名聖門弟子也，歿於穆阿威雅為哈利發時。

(註三) 另一傳述為：「山水將我的住處和眾人禮拜的地方隔開，阻止我和他們在一處禮拜。」

(註四) 凡去人家，必須求主人許可後，方可進門。古蘭中有明文指示。

(註五) 聖人在阿特班家裡的坐，是在拜後，與在第五十六段中所說在母勒克家的情形不同，在母勒克家時，是先坐，而後吃，吃完後禮拜，因為在那裡請聖人的目的，是吃飯，所以先吃飯，後禮拜；而在此處請聖人的目的是禮拜，所以先禮拜，後吃飯。

(註六) 在此處之特克比爾，如為入拜時之第一特克比爾，則恐是將原文前後倒置。應該是主的欽差站起，我們也站起排班，然後他念特克比爾入拜。

(註七) 此句證明白晝影禮副功拜，使得，至于阿特班請聖人到他家裡禮拜的意思，僅為沾吉慶。

(第六十四段) 由阿綺涉傳來：溫母哈比比，(一) 與溫母賽賴默，對聖人學說一座耶穌教堂——他倆在阿比西尼亞所看見的，內部有繪像的一座耶穌教堂，聖人說道：「這些耶穌教徒，他們中若有清廉的人死了，他們就在他的坟墓上建造教堂，他們把那人的像，繪在教堂中。」(二) 這夥人在後世的日子，近在主的跟前，是屬於惡人之類的。

(註一) 溫母哈比比，是又布蘇福的姑娘，她在滿克入教，後隨她的丈夫伊本哲哈士到阿比西尼亞，她的丈夫在那裡信了耶穌教，而離棄了她。聖人當時在默地納，聽到這個消息，便派人去見阿比西尼亞王，王遂將她聘與穆聖，並代穆聖給她聘金四百金元，和許多貴重禮物，當她回到默地納時，聖人便娶了她，那是大約是在遷都六年或七年。至于溫母賽賴默的簡史，可參看第四十三段聖訓。

(註二) 哈斐祖說：耶穌教徒們在一般清廉者的坟前繪像，其目的在藉看像，可以得到安慰，並在紀念他們以往的廉潔的遺行，以鼓勵自己做

效他們。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日子久遠了，後輩人不知道前輩人的用意，魔鬼遂乘機而入，誘惑他們，說是他們的前輩崇拜這些像，而他們便真個拜像了。聖人禁止穆民們做效他們，其目的在防微杜漸以免蹈入他們的覆轍。本段聖訓之教訓：(一) 在清廉者的坟前繪像，是哈拉目，(二) 在坟上建造禮拜寺是哈拉目。

(第六十五段) 艾奈斯說：聖人初到默地納時住于默地納的最高處，(即古巴) 白努阿慕爾人之區聖人在該區住十四夜，後派人到白努南札爾族。(一) 他們遂佩劍而來，(二) 好像我見聖人騎在他的坐騎上。艾布伯克與他同騎，在他的後邊，(三) 白努南札爾的族眾在他的周圍護從，(四) 直至到達艾比安友布家的院裡，聖人便住在他的家裡，聖人愛禮拜，拜時一到，他在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禮拜，有時候也在羊圈裡禮拜，後來他命令建築禮拜寺，並派人與白努南札爾族眾磋商他說：白努南札爾的族眾啊！你們的這座花園須償若干？他們回答道：我們不要償，指主發誓，我們只向真主要償。」艾奈斯說：在這座花園裡，我會對你們講過，有味徒的坟墓，有坑窪，有叢樹，聖人命令把坟墓刨開了，(把骨頭埋到遠處) 把坑窪填平了，把叢樹砍斷了。並將叢樹幹排在禮拜朝向的方面，把石頭砌在兩壁上。他們在運大石的時候，詠詩，聖人同他們一塊詠詩，(五) 他詠的是：

主啊！惟有後世是好的，你懇饒輔士與遷士吧！

(註一) 白努南札爾族，是聖人祖父阿布杜穆他吏部的舅父們，因為聖祖的母親賽里瑪氏是白努南札爾族人。

(註二) 佩劍而來之意，在表示他們準備保護聖人，準備與欲加害聖人的人們廝殺。

(註三) 聖人教艾布伯克與自己同騎之意，乃炫耀艾氏的尊貴，及其地位之重要。若不然的話，艾氏自有從滿克騎出來的駝，何以與聖同騎？

(註四) 白努南札爾族眾步行與聖人周圍，而聖人騎于駝上，此乃他們對於聖人的禮節，尊重聖人也。

(註五) 哈斐祖說：古蘭中有云：「我未教他以詩，詩于他也不相宜」(三六一六九) 而此處却說人同衆人詠詩，這豈不是矛盾嗎？其實不然，因為真主對於聖人所否認的是作詩而非詠詩。並且按海里里的話，這兩

句話，也算不得是詩，因為他的字句，並不完全合乎詩的格式。

本段聖訓的教訓：(一)自己所掌管的坟田，可以贈人，可以出賣，(二)餽移年久之老坟，使得，在它不是受尊崇時，(三)昧徒之坟墓，移出其中朽骨後，可以在它上邊禮拜，並可以在它上邊建蓋禮拜寺。

第六十六段)由阿綺涉與伊布阿拔斯傳來；聖人臨危時常用他的衣服蒙住他的臉，在他因此而暈的時候，他又揭開了它。這當兒，他說：「主的阻礙是在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之上。因為他們把他們聖人的坟墓，作為禮拜堂，提防模倣他們。」

(註)提防模倣他們一句，好像是傳述聖訓者的話在有人問他：「聖人在這當兒提說這話的用意是什麼呢？」他們說：「提防模倣他們，」穆斯林聖訓集中有穆德布所傳聖訓說，聖人說這話時，是在歸真前五天。

在該聖訓中並曾有：「你們不要在坟墓上建蓋禮拜寺！」的實我禁止你們這樣作。」聖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指示我們：不要認為這話是當聖人彌留時所說的，而認為不關重要，不然，它乃是並未停止的強有力的聖訓。哈斐祖說：「聖人禁止穆斯林們倣效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把聖人的墓

墓作為教堂的意思，是怕他們因為崇拜聖人太甚，漸漸的走到拜像的道上。你瞧！聖人臨危時，這樣諄諄的警告，而竟有很多穆斯林犯上了這個毛病，試看！在各都市各鄉鎮多少座禮拜寺是建築在墳墓之上，多少穆斯林在該墳墓之上豎起了纏頭巾與面幕之像。甚至多數無知的穆斯林，竟陷入于從前昧徒所陷入的深淵！他們求救于飾海墳，他們繞遊其墳墓，以手撫之，以口吻之，猶如繞遊天房一般，他們向墳中人祈禱除其主外無人能够作到的事情，例如求該飾海使疾人痊癒，求他將喜愛或憂怒投入某某之心，求他使自己的衣祿寬裕等，甚至有一部分人向墓中之飾海訴怨，說是長官行賄，主事人暴虐，而以繕就之呈文，以郵寄或其他方式寄呈于該飾海墳，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每日早晚都可以碰到，而一般有學問有教門的人們，耳濡目染，竟不加干涉。亦不加以指導，誠憾事也。我們無法無力，惟求尊大清高的主相助。」

(第六十七段)由艾布蓋塔德(一)傳來：主的欽差說：「你們中若有人進了禮拜殿，讓他在坐下之前，先禮拜。」(二)

(註一)艾布蓋塔德，輔士，回曆五十四年斃于默地納。

(註二)哈斐祖說：艾布蓋塔德傳述這段聖訓，其中有點錯誤。一日艾布蓋塔德進了禮拜殿。見聖人與衆門弟子同坐，他便同他們坐下，聖人問他道：「什麼事情阻止你禮拜了？」他回答道：「我見你坐着，衆人也都坐着，所以我便坐下了。聖人遂說道：你們中若有人進了禮拜殿，不可便坐，應先禮拜兩拜，然後再坐。」另一傳述是：聖人說：你們應當交付禮拜殿的權利，有人問道：禮拜殿的權利是什麼呢？聖人答道：「即在修進殿之後，坐下之前，先禮拜兩拜。」

哈斐祖又說：「入殿後的副功拜，各家一致主張其多無限，而他們對於最少限度之意見紛歧。但最正確之意見，即最少之限度，不得少於兩拜。各家並一致主張此項命令，乃為副功，惟字面派主張此項命令為當然。」

伊本哈巴奈聖訓集中，有艾布費雷所傳聖訓一段：一日艾布費雷進了禮拜殿，便坐下了，聖人問他道：「你可禮過兩拜嗎？」他答道：「沒有。」聖人遂說道：站起來，去禮拜兩拜！」由艾布費雷之聖訓證明：入殿坐下後，只要時間不大，這兩拜還應該禮。

(第六十八段)由艾布虎拉賴傳來：一個打掃禮拜寺的黑人，(或一黑婦人)(一)死了，聖人問他的消息，衆人答道：「他已死了。」聖人道：「你們殮埋了他，而不告訴我嗎？你們領我到他的坟上去！」聖人到了他的坟上，爲他行「站禮」。(二)

(註一)此是傳述聖訓者的疑詞，而據艾布虎拉賴之另一傳述，則確爲一黑婦人，而無疑。有人說：她的名子叫溫母米哈哲，有人說：她的名子叫海里嗎，她的號叫溫母米哈哲。

(註二)站禮，即與亡人作祈禱之禮拜也，因其中僅有站，而無鞠躬，叩跪，和普通之禮拜不同，故名之曰「站禮」。

本段聖訓的教訓：(一)應當注重禮拜寺的清潔。(二)應當詢問僕人的消息，當他不在時，(三)可用祈禱作報酬。(四)應該貪愛爲善人行站禮。(五)沒有行站禮即已殮埋的人，可以在他的坟上補行站禮。(六)人死之後，應該宣佈大眾周知，俾參加站禮的人數增多。

(未完)



# 回教名哲學家傳記

盧特斐，祝睦爾原著  
納 訓 翻 譯

拙譯「回教名哲學家傳記」一書，爲阿拉伯文哲學家傳記中取材豐富，值得介紹之書。譯文會寄國內出版，然迄今不知流落何地，音信杳無，故特將該書原序重抄一份。寄回國內，先饗讀者，以誌慨意。

譯者誌 三四，六，十一，閉羅

## 著者序

打量編著此書的念頭，約在過去的二〇年左  
右：從我在里昂大學肄業，生活在那安定美麗的  
城市時，便從事作了此書的開頭一部分；繼後旅  
居日內瓦，來丁，佛羅倫斯時，也一樣懷抱著滿  
腔的熱望，並陪伴着許多的參考書，同時還經過  
大戰的一個階段。當時陪隨着這十二位先哲，有  
時努力振作起來，希望看到學術的一線光明；時  
兒臥在塵土飛揚的地方，靜聽炮火在空中的迴響

很新奇地落在人們的耳鼓裡，對於他們存在的真  
實性和思想價值，將會引起一番爭辯，他們成年  
四季，整天整夜，慘淡經營，費盡心血勞苦而建  
築的主義，也許會遭人的否認，然而產生在唐德  
，尼采，叔本華，斯賓塞，孔德，勒南之前，辛  
辛苦苦，深思遠慮，解釋宇宙，研究萬有的他們  
，勢將博得一班人的同情與讚賞。

• 就那樣，侍候着這輩先哲的衣冠穿戴齊全，  
終于試上欲到人世間來露頭角的時候一到，我就  
不要再把編譯他們的時日延長下去，於是拱手將  
那些在我心目中顏色變爲古黃，壓得沾成一片片  
，而發散着靈味的紙稿交代出來，於是乎這十二  
位東西各國的先哲，各人穿着「革巴羽」，或「  
陸爛改爾」，或「買蘇和」或「霍羅爾」或「準  
擺」形上色上，頗適於各人身分地在讀者面前出  
現了。

假若沒有這般先哲——從亞根德以至伊本雷  
錫德——那麼歐美的哲人也不會有什麼東西表現  
於今世矣。因爲他們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  
士多德遺光的保護者。在過去那深遠的洞中，苦  
心孤詣，謹慎增添光芒，始終維護着把火焰交代  
給新時代的歐美哲人。對於那聖潔之光，他們算  
得是盡了保護之責。

這般先哲們，應當勇往直前，千萬別埋怨我  
把他們從老遠過去的洞中推進出來，從安定的隱  
居世界，重請到紊亂嘈雜的人世間。因爲現代的  
大部分人還不會認識他們，眼前他們的大名，會

歐洲的學者并不是不了解他們的才能，許多作  
家曾經注意他們的遺跡，收集他們的思想，公認  
那是維繫人類思想最寶貴的聯鎖，所以百般愛好  
他們的策畫，不辭辛苦地想法抬高其價值，不惜  
犧牲金錢時日，在設法紀念他們。在細心研切  
之餘，終于獲得許多的收穫。但是不幸得很，  
根本否認他們，或將信將疑而降低他們價值的人  
，倒是他們的子孫，他們的承繼人。其實最應當

紀念他們，而以他們的工作和使命爲光榮並誇耀  
世人者，應當是讀阿拉伯文，以阿拉伯文語言寫  
作的人，所謂阿拉伯語言，係他們在巴格達，大  
馬賽，埃及，西北非，西班牙等地用來寫成他們  
那不朽的名著的工具。最痛心是那般不配承受那  
珍貴遺產的承繼人，居然發問：我們的祖先，對  
於思想界果真有貢獻嗎？我們的祖先，在現代的  
學術領域中，有什麼價值？他們的書籍在那裡？  
我們的祖先，跟我們在書籍報章雜誌中讀到其歷  
史，看見其形像，賞鑑其名論的一般哲學家比較  
起來，他們的地位如何？

因爲回答這些問題，所以我才編撰此書，以  
便證實那輩先哲的動績，確定他們在哲學界的真  
正地位，俾那般狐疑盲從之輩，瞭然明白從十四  
世紀出現的那偉大的文明，不是戰爭侵略物質的  
文明，而是理智的，學術的精神的文明。也教他  
們知道那種在沙漠人心胸中發榮滋長，並廣播到  
亞東的中國，以及歐非極西一帶的文明，不是飛  
機大砲的文明，而是靈墨，紙張，書籍的文明。  
也教他們知道那輩先哲的信仰，並不阻礙他們研  
究，追求真理。反之，那種信仰的本身，就是鼓  
勵他們跨入人類思想各種門徑的原動力：於是真

理全然成爲他們最寶貴而遺失了東西，所以他們中的每個人，應用着思想，金錢，時日，在跟踪追尋，無論在什麼地方發現，便把他收拾起來。也教他們知道那輩强有力的先哲，原是王冠寶座的主人翁。他們耗費思素，開消了所有的錢財，力求將哲學推廣到東西回教各國。也教他們知道勤人致力於學術者，乃是藉先知穆罕默德之口傳佈在沙漠中的那種唯一的信仰，而第一批最賣力推廣哲理的人，當推初期的教皇，公侯，烈士及一般後啓之秀。

最應當明瞭此話的人，該是現代出現的一般後生，他們帶着蔑視回教的東方思想，降低一班傑出人物的功能，攻擊他們的學理，抹煞他們遺跡的彩色，利用固執的斧鉞，物質的慾望，不遺餘力地在破壞先賢們的遺跡，一心一念，不將一切毀滅殆盡而不能休是的。若不然，一個文人，一個專家，一個學者，怎麼能隨便損壞其祖先對於人類文化的價值豈不是他們口口聲聲喊着而事追隨其驥尾的歐洲人中，有何作家得爲古舊與逝後較遠的緣故，而降落其祖先對於學術方面的功績嗎？

然而事實恰得其反，因爲吾人眼見一般天才的作家埋頭工作，不但立志復活先賢的德行，熱烈地提倡紀念他們，而且將其遺著加以註解註釋，然後發行問世，並隨時隨地謀將現代精神生活大部分的功勞歸給他們。歐洲每個哲人，都從先哲中認定一位爲最高的模範，一切都在跟隨，摹倣方面承繼其光芒，並且以推廣其著作，承認其美善，及對人類的功勞，總是孜孜不倦，一心一德地在追懷紀念他們。

還有一般後生，自命爲新人物，而貶憎一切古的事物，其理由僅僅爲牠「古」的緣故；一方面却醉心崇拜新的事物，其理由僅僅爲牠「新」的關係。不過他們要真是智者，必然會懂「無古不有新」的道理，會知道光榮與尊貴，當歸諸古來的根源，會知道巍巍的屋舍，乃建築在堅固的基礎之上。假若不維繫着祖宗的遺業，他們怎麼會有柱石？一個民族要不過去，牠的現在和將來不是很有限嗎？

吾人不單是把命名拙著的「回教」認爲一種宗教或信仰便算完事。反之我們承認牠是包容所有理智生活藝術文化的最完善的一種文明。根據這個正確的比例，則以色列族和基督教的哲人，甚至在回教羽翼之下長成的自由思想者，接諸思想的陶冶及共同的精神遺產，他們都算得是「回教哲學家」。所以阿巴斯，伍滿委葉，法圖美各王朝歷代的教皇，在東西各地，都相沿行使那條哲理的法則，多與一般非回教的作家，思想家，文學家接近，替他們編輯詩集和專著，給他們重要的崇高的位職，說也奇怪，正當歷代教皇推廣他們的胸懷，爲各教各派開放他們的宮殿，提倡學藝，收羅人才，開得轟轟烈烈的時候，而別國的帝王公侯，却正從事罪罰那般天才的思想人物和學術方面的領導者，把他們上十字架，絞死或焚燒。

阿拉伯和以色列人，原是由閃族分出來的兩個系統，也是來源，文化，歷史劃一的兩個民族。當時如果不爲古萊史人對阿拉伯文的精明而站超越的優勢，及其尚於適應生活環境的關係，那麼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勢必融合統一起來，兩者

的思想，勢必趨向於同一的方向。

不過摩西與穆罕默德兩道統的區別，在兩邦之一接受研究哲學方面，已經明白地顯露出來。在每個時代，以色列人中都有一些天才出現，人們都說他們跟古先民有同鄉之誼，而無信仰關係。即在今日，仍有一輩天才。有的活着，有的已經過世，如馬克斯，艾揚使廷，柏格森及其他數十人，對於人類思想界有永久的紀念。

以色列的學者在第一個時期，都集中注意力，把「驚嚇」和「許約」及神的哲理等表現給他們的信徒。他們說上帝整一，他的創造整一，並其他一切物類整一。他們的研究僅限於「本體」，從不涉及本體以外，回教哲人所謂的一切德性。那些哲人中，沒有一人傾向於研究人類心理學及其真諦。他們的哲理，似乎只談絕對地信仰上帝。他們雖然擁有許多印度，希臘關於神學及心理學方面很多的書籍，但他們却不研究學理或哲學的方法。

猶太人的哲學家不談論學理，不照推理，求證，舉例的原則行使；或者他們知道而不仰賴牠，以爲根據默示而決定其主張，已够滿足他們的願望。

關於以色列的學理，猶太哲人對於「善惡」的理論曾說：「上帝是純粹的善，只有善才從他發佈出來」。他們根據舊約來確定或企圖確定那種理論。至於「惡」呢，則以爲是人類製造的。說是物慾戰勝理智的結果，或物質勝過精神的現象。他們把惡的來源，委諸人類，惟恐關於那方面的言論致他們離經叛道。他們所以把惡的起源委諸人類，係根據：「人類的意志和調度自由」

的言論。以爲人類的作爲應當適合於善的標準和原則，俾不受物慾的威脅，而變爲惡的俘虜，這便是意志自由的起源，即今日盛行的「[CIVIL ARBITRE]」一類名稱，或者是生活自由原理，即是根據論人的自由而不被逼迫的關係，不過人類生活自由的原理，係經過幾代人在信仰與思想的戰爭之後，才在現代的哲學中顯露出來的。但是猶太人却不以身作則地下過研究的工夫，而只依賴舊約的原文：「看吧！今日我已經把生死善惡都擺在你們面前了」。那種情狀的大部分，由於閃族人的感情關係，勒南在他很有趣味的閃族語言史中曾經屢次提過。

猶太人中不得稱爲哲學家的一般學者，每當遇到純粹的哲學理論，便將牠歸併在宗教範圍之內。無論好壞的判斷，通通認爲遠在人類思想能力之上，那算是衆目昭瞻的事，關於那種情形，吾人在舊約昂補一章中得到一個最明瞭的例證：那時候一般學人們集會起來，開始討論，研究「神的意志作爲和宿命」等問題時，霹靂一聲，暴風雨表現在昂補眼前，於是他鑑於人類對於知道自然秘密，對於揭開帷幕探討真實的本來面目等，是渺小無能的，所以人類應當在承認自己的無能爲之後，就該事事服從上帝，對於把哲學問題擬向信仰方面等事件，應當安心自如。

不過猶太人跟巴比倫，波斯，克勒特人混合往來，思想，信仰被一般武士們的陶冶薰染，甚至以色列的學理，也受了很大的影響；那些人全都是雅利安人的後裔。因爲波斯人倡導真主獨一之說，向來討厭佛像，如他們的書籍載多維斯塔記載那樣。然而波斯人雖屬雅利安人，可是他們

所具亞洲的特性，已超過他們的宗族性，對於哲學沒有什麼高深足以爲以色列人啓發的造詣。所以他們與波斯人接近混合之後，在書籍中，同樣沒有理論和形而上學的研究。

猶太人在那種以生存於宗教圈內爲滿足的狀況之下，代代相傳，直至希臘人戰勝敘利亞，哲學，文藝傳播之後，他們才有所覺悟，試試欲動，跟隨人家研究他們不曾研究的東西。可是他們還不是很自由，公開，作有力的探討，倒反回到聖經裡，根據當時在亞歷山大里亞頗享盛名的新柏拉圖派的一部分理論加以註解，總脫不了畢太哥拉斯和柏拉圖的思想範圍。

當時猶太人中有個派別，頗像回教中的蘇菲。他們從斐里斯派中脫胎而出。其宗旨，目的，只談原理，禮義，並注重實行，如節制慾望，抑制感情，忍苦耐勞，謙恭廉潔等。繼後別一個叫「笥都格」的派別出現，比較太過極，太自信，否認靈魂永久，及上帝的意志干預人類行爲等，以爲那是跟人類的自由，選擇之理論背道而馳的緣故。

後來從笥都格中又分出辛念葉，（屬於一般醫士與看護）把他們的哲學組成混合制的一種，其生活的方式，處處謀與其理論付合一致而相輔行，如彼此間聯絡感情，鄙薄消閒逸樂，節制慾望，小視財貴享樂等。這個派別，除了書本之外，其遺跡和信息，皆消滅無餘。但到今日，即薩赫爾尼在復國運動蔭庇之下最後出現之前，巴勒斯坦還有以色列的一些殖民躬身實行那個派別的原理。

猶太人在羅馬教皇時代及歐洲宗教復興的初

期，備受種種的壓迫，至使他們衰弱不堪，熄滅了智慧的光芒。彼之國破家亡，失羣離散之後，只好牢不可破地保守着宗教，克勤克苦地流亡到世界各國去謀生存，所以在麥武乃。特勒睦督兩書內，空空然，毫無研究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影子。他們在思想方面，就那麼因陋就簡地苟延相傳下去，直至回教興起之前，他們流落到阿拉伯半島，跟蒙昧時代的阿拉伯人一塊兒過得很好。因爲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屬閃族，並且阿拉伯文與希伯來文出自一個系統的關係，所以兩個民族過往甚親，彼此的感情特別融合。

到了回教興起的時候，還是一樣地優待猶太人，跟他們過往如初。所以他們能够再接再勵，互相切磋琢磨，從事學術文化者大有其人，於是當回教的初期，他們終于吉星高照，顯貴一時，那是因爲教皇寬懷爲仁，重視學術，批擄選拔了他們中很多的天才人物，如塞歐德·伊本雅葛·范幽密，薩陸羽爾·伊本那福尼等。

塞歐德氏，猶太人都稱他爲撒爾定葉·伊本約瑟，原是蘇拉學校的校長，該校開設於巴格達附近，也是猶太人用阿拉伯文寫作並發表「信仰與思想」等題材的第一人。他的作品，人皆稱爲開了猶太人的新紀元，也有人把他當爲「覽巴彼乃」派的憲法。其中心思想爲：信仰應當跟隨理智的判斷，並許可研究宗教問題等。以爲正確的理智，宜乎領導其主人趨向真理，即「默示」把他搬給聖賢們的那種真理。而考究默示呢，乃希望使人們快快知道最高的真理。所謂最高的真理，如果僅僅教理智去研究。那麼必須經過很長的時間和最大的困難才能達到目的。

哲學家固然公認歐德為真正偉大的哲學家，可惜他不會多活幾歲，讓他親眼看看回教哲學在西班牙放的光彩。那種哲學居然給了西班牙猶太人自身很大的影響。例如他們自動起來革了蘇拉學校的命，企圖以新式的學制取而代之，開設在雷錫德的故鄉哥爾多華，讓人們到那裡去，跟品學兼優的教授學習東方猶太人所不注重的哲學和各種學藝。

那座學校後來果然在哥爾多華正式成立起來，各方學子，不辭跋涉老遠地負笈從師於彼。該校又出生了許多天才教授，著了不少希臘散策學派的書籍。今日許多書籍，還寶藏於歐洲各大圖書館。而教皇阿布督·羅候曼第三，對於輔助和重視該校，也有很大的功勞。

從那座學校出身的學者中，有摩西·伊本美蒙者是西歷十一世紀的人物，關於教育和訓練他的功績，應當歸諸阿拉伯的學者。他固然是傾倒於思想和論理判斷的崇拜者。而事實上企圖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跟摩西的道統拉攏融匯的熱忱，那純是步他阿拉伯教師的後塵。後來阿拉伯的國祚沒落，那位以色列的哲人，備受西班牙基督教的壓迫，和其他的猶太人遭了同樣的命運，他於是在國王撒達和丁·昂彼彼時代避難於埃及。國王知道他的本領，不但和他親近，並且任他為御醫。那固然沒有什麼足以奇怪的，因為那位哲人，原是摩西第二，或者說是猶太人的柏拉圖。

許多研究東方學術的學者，屢次公認回教是活生生而振發興旺的一種文明，那種文明，從回教誕生時開始萌芽，就回教勝利的蔭庇而發榮滋華，到回教與東西許多民族聯絡親善時節，而

成熟完美。這其中的秘奧，自然是因為那部文詞，美妙的阿拉伯文的古蘭聖經，不單是一部宗教典籍，而是一部許多關於教義，語言，歷史，自然，天文，哲學……等學術的濫觴與總匯，那種種的哲學原理，發自古蘭的本身，經歷代學者，根據明文引伸其義。其中許多原是為古蘭而產生的，人皆稱牠為「中介」或「媒介」學。所以古蘭對於讀者有很大的影響，牠包含着教義，法律，及政治，社會，城鎮的組織原理；那些東西，在其他的聖經中是不可多得的除古蘭一外，其他的書籍，僅收集關於為後世而修老的知識而已。

真的古蘭隨時隨地鼓勵讀者去求學，觀察，參悟，例如關於天地的創造，星辰的秩序，晝夜的差別，風雲的變化，海洋的奇異，人類的出生，及其以超越的智能而為動物之靈的演進，礦質動物比較伸下而為人類役使利用的秘密，人類在精神與物質生活方面突飛猛進的目的等，在在教人去思索理解。除此之字，其他在此書中還有歷史故事，及今日尚存在和已滅亡的民族信息。所以凡是信仰回教的民族，都開誠佈公，擴大胸懷，編說詩人，并本古蘭的教訓，責已而且正人。

就在那種以思想，學術，參悟為法寶的劇烈生活戰鬥並新舊爭札之際，回教哲學便應時而產生。當時希臘與阿拉伯的區別，不外希臘的哲理中樞為崇拜佛像，所以一到與簡易的基督教接觸之後，哲學便因之而解體。其學人也因為新舊信仰與哲學各走極端；對立得太厲害的緣故，而漸自衰落。阿拉伯則不然，他們當拜佛的愚昧時代，雖和遠古的希臘人同時代，可是他們算得是距

哲學領域最遠的民族，所以當美妙的古蘭一降下來，便把他們從愚頑，魯鈍，崇拜偶像的黑暗世界中救拔出來，並懲罰他們去從事學習，研究觀察，替他們新闢一條哲學的坦途。

從回教初期起至第二世紀過了三分之一的一個階段，是回教發軔充實，預備的時期，接着便是史家稱為回教黃金時代的阿巴斯王朝降臨，即回歷一三二年起至三三二年起，足足經歷了一世紀。在那黃金時代，產生了許多回教學術，同時還翻譯介紹了其他的學術為阿拉伯文。當時巴格達的盛狀，恰似路易十四的法京巴黎。教皇的宮殿，全然變成學者，文豪，詩人，醫士的居室。阿巴斯王朝對於回教世界的版圖頗廣，統治到無數的邊疆僻壤。那時候歐洲正值西歷七世紀末八世紀初葉，正當愚昧，搔亂方酣之際，甚至他們的史家自己承認那是黑暗時代 (The Dark Ages)

回教的復興不單是限於信仰回教的民族，而是概括整個東亞的復興，那種復興運動，好像振搖了地球的那一部分於是人們都從過了幾世紀的酣睡中蘇醒過來，開始把滿身的塵土積垢抖去，接着波斯，土耳其，達坦，印度，甚至中國日本都興盛過來。因為正當阿巴斯王朝及其後不久，他們都振作起來，從事改善文教，當時回教的運動，如同地震一般從一定的區域，逐漸擴大範圍，時至今日，中國文學史家還不斷地在提念西歷九十兩世紀，正當他們唐朝時代各族文豪的復興事迹，那時候日本也從事修正日本語文；製訂社會禮儀，產生了一班天才藝人，其中有詩人，文豪，畫家，彫刻者。

就在那種狀況之下，遠東和近東，不息的彼

此都受復興運動的影響。無論那種運動發自任何方面，對方總有響應。而且凡是九世紀所表現的，當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也在遠東和近東有同樣的表現。

阿巴斯王朝復興運動中最特殊而難能可貴的事跡，當數一班教皇和宦官們也參與作學術文化的運動工作，曼蘇爾，拉施德，邁蒙三皇及其臣宰，親屬，詩人，學士們的消息，傳遍於文學典籍和阿拉伯史書中。他們一生中大部分的精神和時間，就消磨在鼓勵，督促民衆努力求學，從事創造等。

當時最值得誇耀的，要算思想擺脫了傳統的枷鎖而絕對地自由。甚至不但鬧出許多新奇之事，各黨各派，分門立戶，而且應時而生的宗教派別也多起來。其中在宗教方面予人最多自由的，當數教皇邁蒙。他甚至於幫助穆阿台齊勒成立許多新的論調，當時的信仰絕對地自由，誰也不會被迫而信某種宗教或主義。譬如艾博爾德，有子六人，其中兩個信十葉，兩個信薩爾菲派，兩個信海瓦律派。

至於注重學術而將希臘，波斯，敘利亞，印度的學理翻譯傳入阿拉伯的教皇中，則有曼蘇爾，拉施德，邁蒙，三皇爲最賣力。其中曼蘇爾頂注重天文與醫學。拉施德時代，則着重數理。邁蒙時代，係由兩方面進行：卽以特殊的方式，翻譯哲學，論理學的書籍，以普通的方式翻譯其他的學術。當時譯成的書籍，不下數百部。其中由希臘文譯的比較最多。例如關於柏拉圖的哲學和文學計八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論理學十九部，厄布格拉圖的醫學十部，伽路斯的醫學四八部

，歐幾里德，艾爾海密德斯，白塔里摩斯及由印度梵文翻譯的數學，醫學，天文，文學計三十部。由敘利亞翻譯的農學，種植藝術，符咒計二十部。由拉丁文希伯來文，翻譯的文學藝術及其它

的學術計二十部，至於那般主持翻譯工作的學者，則有(一)窩魯賈爾鳩士，白虎鐵叔爾，(二)窩魯哈尼諾，塞遼勒，(三)赫伯叔，艾爾肅爾祝偉葉，(四)窩魯撒彼特·侯羅尼，(五)窩魯馬士陸，(六)窩魯撒彼特·侯羅尼，(七)艾博彼施爾·滿通，(八)雅侯約，伊本阿定育，(九)伊士圖鋒·伊本巴西里，(十)摩西伊本哈則德。以上諸人皆係譯希臘，敘利亞，典籍爲阿拉伯人者。至於譯波斯典籍爲阿拉伯文者，則有(一)伊本木幹斐爾，(二)諸伯漢圖及其子馮子祿，(三)摩西·哈利德與約瑟，哈利德昆仲，(四)阿黎·伊本宰亞督，(五)哈桑·伊本賽赫里，(六)白遜祖羅·艾哈默德·雅侯約，(七)伊士哈格，伊本葉塔督譯印度梵文者，有(一)曼凱·遜霍，(二)伊本德漢，遜霍譯乃白圖文者，有(一)伊本瓦哈盛葉瓦氏的譯文頗多，最重要者爲乃白圖之農民。

由上面看來，回教徒在他們的黃金時代，已經把關係科學，哲學，醫學，天文，數學，文學的大部分書譯爲阿拉伯文，由各民族中，選擇他們最特長的學術翻譯。但是在希臘典籍中，只選哲學而捨棄文學，藝術，其中原因說來話長，吾人在拙著史荷萊杜附卷一六〇頁及其後關於阿拉伯，希臘羅馬的文化比較時會恰當地給予解答

那批譯爲阿拉伯文的著作，是一顆茁核，已經發芽滋長，開花，結實，從十四世紀回教復興

以至今日，給了回教及在回教文化庇蔭下生長的回教極滿的利益。

原來阿巴斯王朝的初葉，是播種栽插的時代，到了第二代便是收穫時期，獲得意外的收成，所以吾人飲水思源，應當將功勞歸給前人。同時吾人也開誠布公地承認，當阿巴斯王朝初葉參加翻譯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是非回教徒的文人學士，其後翻譯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回教徒的傑出人物又繼續工作而發揚光大，其中的先鋒，當數拙著中先敘其歷史的亞根德。

最巧遇，要算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代，爲期一百年，跟第一代的期限恰恰相似，從回曆二二三年起，至三三三三止。繼復阿巴斯王朝的第三代開始(341-474)卽爲哲人伊本西納，廉潔弟兄會，昂佐律的時代。

阿巴斯王朝第四代時，所有翻譯來的東西，才搬到到西班牙，那已在廉潔弟兄會的論著傳入之後約百餘年那種功勞，應當歸給於艾博爾德，奧陸魯耶氏會由西班牙負發東方求學，並將弟兄會的論著帶了回去，西班牙人才與哲學接上頭，百段愛好，埋頭研究。其中有人曾經爲他而遭虐待，如吾人在伊本雷錫德傳中敘述那樣。其後就在西班牙一隅，伊本巴展，伊本多斐爾，伊本雷錫德，伊本赫爾頓及其他的哲人，學者，醫士，數學家，天文家，化學家相繼輩出，他們的名望，曾經遠播東西各地。

從回教的統治權在西班牙遭了劫運之後，哲學也因之一蹶不振，於是乎哲學的園地荒蕪下去，在回教世界中，就無人出來灌溉培植，直至阿富汗的沐哈默德，展卯倫丁(1099-1192)

顯露頭角之後，才算另起爐灶，繼續先賢的遺業。

原來哲學之產生及繁榮，係步步跟蹤回教的後塵，依賴回教的精神及其傳播的廣汎，力量而轉移的。所以每當回教信仰衰落，頹唐之際，則那跟信仰相輔而行的哲學研究，亦隨之而消耗。好像回教與其他的宗教是站在反對的立場上，曾經小心翼翼地保育，撫持過哲學勒南在他的一部分著作中有所研究，曾經洞見此中奇異的景象，即在歐洲每當宗教抬頭得勢的時候，哲學便消沉，沒落。反之每當哲學復興活躍的時候，宗教就得崩潰，傾覆。

因為歐洲的新哲學實當十七世紀之際，才得見天日，那是在和羈的基督教的餘燼解除，以及隨時隨地預備裁判自由思想者的黑暗勢力分崩，并許多殘忍事件發生之後，例如在西班牙的檢察所，在義大利虐待伽利略，在瑞士新教徒有名的領袖喀爾文把學者密史里，塞爾維摧殘久禁之餘，又下令把他焚斃。在喀爾文看來，密史的罪狀是他在英人何爾維之前發現血液循環的原理。

喀爾文以為那種學說有反對宗教的地方，所以任意地那麼處置他。弄到後來，一般後代子孫，簡直無法替他們虔誠的領袖「喀爾文」贖罪，只好拿大理石彫個石像，塑在日內瓦的愛尼瑪斯地方，代表那位自然科學家密史里，塞爾維，帶着獄中的鎖銜，穿着藍縷破舊的衣服，在長時期的磨難辛苦，備受蚤蚊搔擾之後，表出憔悴，羸穉的可憐狀態。

古代的哲學領域，原是以第一大師，亞里士多德規定的制度而受限制的，即論理學，倫理學

，神學等。那種狀況相沿保持下來，直至笛卡兒出世，便以懷疑設問的方法建立新哲學的研究基礎，其後英人休謨，德人康德，荷人斯賓諾莎繼續而光大其學說。

從十九世紀起，哲學的新洪流發自德國，叔本華因受家屬親朋及其老師哥德的影響，所以出而創其基業。其後尼采努力集其大成，把哲學從被踐踏的卑微地位取出，使他轉向爲人類思想而開闢的新途程邁進。繼而法國則有直覺哲學家柏格森跟蹤其後，於是歐洲的新哲學終止於那個境界，在深淵裡輾轉周旋，經歷了二十有餘年到現在只眼巴巴盼望有人出來牽其手，替牠開闢一個新的世界。因爲物質主義的魔力，已經超凌哲學之上，人類強權，享樂的肉慾貪婪，已經淹沒了人們所有的精神與能力，阻斷了正確的思想，牠的手爪攫住了思維的權能。

爲了加入沐哈卯丁、伊本阿爾賓的傳記，讀者將在此書中得着一篇蘇菲的歷史。過去有的作家，對於稱沐氏爲哲學家對否一個問題，頗躊躇而費思索。然而他們對於承認昂佐律爲哲人，却毫不猶豫那是僅僅根據他關於哲學的書籍，而不過問他著書的趨向與目的其實沐氏比昂氏更應當被稱爲哲人。因爲「蘇菲」原是哲學的一種，對於繪畫人類生活的途徑，研究真理，努力解決人生之謎，參悟宇宙的秘密等，都是蘇菲中人的工作。而哲學最完備的意義，并不除乎這些目的範圍，尤其沐氏專心一致，仔細地考究深沉地參悟把他的一生專門用來追求一種目的，而始終不越範圍，終於完成了他的研究，達到了崇高的地位，兼之昂昂賴以聞名的唯一之書「字術再生」

據許多專家的估計，把稱根沐氏的「麥伽光復記」比較，那才算得第二流的作品。而沐氏個人的品德與博學，已經給現代的蘇菲歷史放了不少的光彩。因爲他只從事復興工作，而不虛浮，所以能够成爲第一流的大學者。凡阿拉伯，土耳其的遜尼派和波斯的教長都同聲，承認而無異詞。

吾人生在回歷十四世紀，恰像中世紀的黑暗消逝之後的歐洲學術文藝復興時代，在迫切地需求之下，吾人來發表「回教名哲學家傳記」敘述先賢的生活歷史，這不能算是什麼新奇古怪的事啊！說不定這運動會是從伊本雷錫德起便統治回教思想界的那長眠酣睡之餘的一種興奮和醒悟。一三四五年（西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三言兩句 · 粹勸

(五) 一般教外人多有輕視回教中這種情形數見不鮮，但我們絕不怨人對我們不起，只可恨自己已不爭氣，忽略了宣傳教義的工作。

(六) 行教門的人往往痛恨不行教門的，這時錯誤觀念，要知道他們之所以不行教門，是怨我們沒有盡到教育責任呀！

(七) 有人說：當教長的只知勸人行好，疏財仗義，自己瞞昧不幹，一毛不拔，這話很對，我不否認，其實也祇少數。

(八) 回教教長人材日見缺乏，對宗教不無損失，負責與教當局，應作何補救呢？

(九) 宗教事業是純潔的，沽名釣譽的人，不會立足，爲自己作打算的，也不能够存在。

# 先賢古蘭譯文考

馬堅

## (五)先賢伍公子先古蘭譯文 (續)

「真到了，假化了，的實虛假是該化的。」

「真實到了，虛偽極了。」

「真來到了，假壞了。的實虛假原是壞的。」

「你說：『真理已來臨了，虛妄已消滅了。虛妄確是易滅的。』」(一七：八一)

「因為警告活人。」

「我未曾教他詩歌，詩歌對於他是不相宜的，這個只是教訓和明白的古蘭，以便他警告活人，以便不信道的人們當受刑罰的判決。」(三六：七〇)

「的實你不能使死人聽見。」

「你必定不能使死人們聽你講道，你必定不能使退避的聖子們聽你呼喚，你絕不能引導瞎子們離開迷悞。你只能使信我的跡象的人們聽你講道，他們就誠意信道。」(二七：八〇，八一)(三〇，五二，五三)

「這些人是主上引正道之人，然後你跟隨他們的正道。」

「這些人是安拉所引導的，故你應當只遵守他們的正道。」(六：九〇)

「天地的一切鑰匙在主上。」

「無乾濕之物則已，但有俱在明揚的經典中。」

「他的闕下，有幽玄的寶藏，只有他認識那些寶藏。他認識陸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葉子，沒有一個不是他所認識的。地面下重重黑暗裡的一切穀粒，地面上的一切綠翠的和枯槁的，沒有一件不在一本明白的天經中。」(六：五九)

「普慈的主，把經典教與人。」

「至仁主，曾教授古蘭，曾創造人，曾教人修辭。」(五五：一一四)

「這是主在先世的行爲，你在主的行爲上，決不能更動。」

「這是安拉對於先民的常道，對於安拉的常道，你絕不能發見任何變更。」(三三：六二)

「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一人之父，乃主的欽差，封列聖之印的」——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一人之父，是主的欽差，封印的聖人。」

「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任何男子的父親，却是安拉的使者，和衆先知們的封印。」(三三：四〇)

「在後世的日期，在他們中無有宗派，他們不能一個問候一個。」

「當號角被吹響的時候，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在那日毫不存在，他們也不能互相詢問。」(二三：一〇一)

「他是憑命令把人指引到主上的。」

「先知呀！我確已派遣你爲見證，爲報喜者，爲警告者，爲奉安拉的命令而召人於安拉者，爲照耀的明燈。」(三三：四五，四八)

「你把早晚記想主的人，尋主喜的人，莫擲趕遠。」

「朝夕祈禱主，欲蒙其喜悅的人，你不要驅逐他們。」(六：五二)

「這些欽差，我把他們，一半貴過一半。」

「這些天使，我使他們的品格互相超越。」(二：二五三)

「當人神會同，要作相比這古爾阿納，他們也不能作他，縱雖他們一半相助一半能。」

「你說：如果人類與精靈聯合起來創作像這樣的古蘭，他們必不能創作這樣的妙文，縱雖他們互助合作。」(一七：八八)

「的實我們得父母在一樣教門上，的實我們是在父母的踪跡上得正道。」

「的實我們得我們的父母在一樣教法上，的實我們在他們的踪跡上行道。」

「不然，他們說：『我們確已發見我們的祖先是信奉一種宗教的，我們確是遵循他們的遺跡而得正道的。』」(四三：二三)

「真主憑正道真教，差他的聖人，因爲在一切教門上助他，縱然，疑二之

人不喜。」

「他會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託他的使者，以備他使真教勝過一切宗教，縱雖以物配主的人們厭惡此事。」（九：三三）（六一：九）

「今日我把你們的教規，在你們上全美。」

「今日我把你們的正道，在你們上叫全，我把我的恩典全與你們。」

今日我把你們的正道，在你們上纔全了。

「今日我把你們的正道，在你們上全了。」

「我喜以思喇目，是你們的正道。」

「今天，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五：三）

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五：三）

「若你暴戾心硬，決然他們從你前邊，就分散了。」

「只為從安拉發出的慈恩，你溫和的待遇他們，假若你是粗暴的，是刻薄的，他們必定離你而分散。故你當恕饒他們，當為他們向主求饒，當與他們商議公事。你既決計行事，就當信任安拉。安拉確是喜愛信任他的。」（三：一五九）

「你在他們上剛毅。」

「先知呀！你當與不信道的人們和偽信的人們奮鬥，你當以嚴厲的態度對付他們。他們的歸宿是火窟那歸宿真惡劣。」（九：七三）（六六：九）

「的實全美的正道，是以思喇目，是主尊前。」

「安拉所喜悅的宗教，確是伊斯蘭。」（三：一九）

「凡人除以思喇目，要尋正道，決不受准，他在後世，屬於折本之人。」

「後世，是虧折的人。」（三：八五）

「主把以媽納寫在他們心中。」

「主上把以媽納寫在他們格勒卜中。」

「這一些人，主上把以媽納寫在他們心間，將屬主的命成全他們。」

「主上把以媽納寫在他們心中，憑屬主的命，成全他們。」

「你不曾發見確信安拉和末日的民衆，與違抗安拉和天使的人們相親相愛，縱雖那些人是他們的父親，或兒子，或弟兄，或親戚，這些人安拉會將正信銘刻在他們的心上，並且以從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們。」（五八：三三）

「在前後欽差兩不相接之時。」

「信奉天經的人們呀！天使們斷絕之後，我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為你們闡明教義，以免你們將來說：『沒有任何報喜者和警告者來臨我們。』」（五：一九）

「他在兩個上發誓，的實我在你兩個上，決然是忠言。」

「他對他們盟誓說：『我確是忠於你們的。』」（七：二二）

「你說：『若你們要喜主，然後你們跟隨我，主上就喜你們。』」

「你說：『倘若你們喜愛安拉，就當順從我；安拉就喜愛你們，就赦宥你們的罪惡。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三：三一）

「我差你不為甚麼，獨為慈憫全世界的人。」（二一：一〇七）

「你上無有此一事。」

「他援助你們，以便他對於不信道的人或加以剪除，或加以凌辱，以便他們失敗而歸——你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主權——或加以赦宥，或加以懲罰，因為他們確是不義的。」（三：二八）

「但是人在他的規模上行事。」

「你說：『各人依照自己的個性而工作。』」

「從調養你們的主上，有一個光，到了你們。」

「信奉天經的人們呀！我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為你們闡明教義，以免你們將來說：『沒有任何報喜者和警告者來臨我們。』」（五：一九）

「在前後欽差兩不相接之時。」

「信奉天經的人們呀！天使們斷絕之後，我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為你們闡明教義，以免你們將來說：『沒有任何報喜者和警告者來臨我們。』」（五：一九）

「他在兩個上發誓，的實我在你兩個上，決然是忠言。」

「他對他們盟誓說：『我確是忠於你們的。』」（七：二二）

「你說：『若你們要喜主，然後你們跟隨我，主上就喜你們。』」

「你說：『倘若你們喜愛安拉，就當順從我；安拉就喜愛你們，就赦宥你們的罪惡。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三：三一）

「我差你不為甚麼，獨為慈憫全世界的人。」（二一：一〇七）

「你上無有此一事。」

「他援助你們，以便他對於不信道的人或加以剪除，或加以凌辱，以便他們失敗而歸——你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主權——或加以赦宥，或加以懲罰，因為他們確是不義的。」（三：二八）

「但是人在他的規模上行事。」

「你說：『各人依照自己的個性而工作。』」

「從調養你們的主上，有一個光，到了你們。」

「信奉天經的人們呀！我的使者，確已來臨你們，為你們闡明你們所隱匿的許多經文，並放棄許多經文，不加以揭發。有一道光明和一本明白的經典，確已從安拉降臨你們。」（五：一五）

「的實我把教化降來，我看守他。」

「我確已降示教訓，我確是保護它的。」（一五：九）

「主把他們的心耳封閉了。」

「安拉已封閉他們的心和耳，他們的眼上有翳膜。」（二：七）

「你不知道經典是甚麼，以媽納是甚麼，雖然我把他轉做光，憑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



「你不知道經典是甚麼，以媽納是甚麼，雖然我把他轉作光，憑他指我任意的板德正道。」

「我從我的勅令上，把命降與你，你不得知道經典是甚麼，以媽納是甚麼，雖然我把他轉作光，我憑他指引我任意之人。」

「我這樣啓示你從我的命令中發出的精神，你本來不知道天經是什麼，正信是什麼，但我以天經爲光明，而藉此光明引導我所欲引導的僕人。你確是指示正路的人。」（四二：五二）

「他們同他們的以媽納，又增以媽納。」

「主上把定降在一切摩誠心中，因爲他們同着以媽納又增以媽納。」

「因爲他們同以媽納，又增以媽納。」

「他會將寧靜降在信士們的心中，以便他們信念上加信念。」（四八

：四）

「若你看，你在那個去處，看見大恩與大國土。」

「當你在那里看的時候，你會看見恩澤和大國。」（七六：二〇）

「星辰與草木，俱是叩頭的。」

「草木是服從他的。」（五五：六）

「你叩頭，你近主。」

「你當爲安拉而叩頭，你當親近他。」（九六：一九）

「你從他們的財帛中取天課，你憑天課，把他們就淨了。」

「你當從他們的財產中征收賑物，你藉此使他們清淨，使他們純潔。

你當爲他們祈禱；你的祈禱，必定能使他們安定。安拉是全聰的，是全知的。」（九：一〇三）

「的實，你的妻子中，有你們的仇敵。」

「的實從你們妻子中，有你們的讐敵，你們提防他。」

「信道的人們呀！你們的妻室兒女，有一部份確是你們的敵人，故你們當謹防他們，倘若你們恕饒他們，原諒他們，赦宥他們，（安拉就赦宥你們，）因爲安拉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六四：一四）

「凡人進了天房就安寧了。」

「凡人其中的人，都獲得安寧。」（三：九七）

「指納伏私與端正他，把他的好歹醒令他的主發誓，潔淨他的人，得

其脫離，染污他的人，無望了。」

「指性與端正性顯令性之好壞的主發誓。」

「淨納伏私的人，得其脫離。」

「以靈魂及使定均衡，並啓示它善惡者發誓，凡修養自己的靈魂的人

，必定成功，凡戕賊自己的靈魂的人，必定失敗。」（九一：七一—一〇）

「的實納伏思，決然是縱惡的。」

「私慾確是慣於命人作惡的。」（二二：五三）

「他們永久存在地獄裡。」

「不信道而且否認我的跡象的人，是火窟的居民，他們將永居其中。」

」（二：三九）

「如主上從阿丹的脊背中，取出子孫來。」

「當時，你的主從阿丹的子孫的脊背中了取出他們的後裔，並且使他們招認。他說：『難道我不是你們的主？』他們說：『怎不是呢？我們已

作証了。』」（七：一七二）

「人是從脊背與胸膛中出來的一點廢水上受造。」

「教人思想一下：他自己是用什麼造成的？他是用射出的精液造成的。

那精液是從脊柱和肋骨之間發出的。」（八六：六，七）

「的實我從相摻的清水上造化人。」

「的實我從相摻的清水上造化人，我磨滅他，然後把他轉作能動能觀

的。」

「我確已用混合的精液創造人，而加以試驗，將他造成聰明的。」（

七六：二）

「次後我把他顯做另一個造化。」

「然後我把他造成別的生物。」（二三：一四）

「主上不喜浪費人。」

「你們當完納其天課，但不要過分，安拉的確不喜愛過分的人。」（

六：一四一）（七：三一）

「行虧人主上皆不慈憫。」

「安拉不喜愛不義的人們。」（三：五七）

（未完）

# 認主學與認主學家

艾大哲學教授安拉補著  
謙譯

## 認主學的定義與範圍

在希臘哲學傳入回教之前，回教就有它的哲學，這個哲學標榜了許多重要題目，例如真主的存在，獨一，永存，原有，萬能，以肉眼視之爲不可能。又如靈魂的永生，末日的的生活，償善罰惡諸問題，這些問題從很遠的年代都是哲學家所頭痛的問題。會爲這些問題不知經過多少辨爭。回教思想史名之曰「言論學」——認主學。並名其研究者曰「發言人」——認主學家。

認主學的定義：艾知在麥瓦根府書中所下的定義是這樣：「認主學，即是其堅定宗教信仰的一種學問。所謂信仰而不是工作。所謂宗教即是穆罕默德所傳來之宗教。外派那怕我們批駁他們錯誤，但是亦不失其爲認主學家」。

認主學的範圍：「凡有關於確定宗教信仰的一切直接或間接的題目」。

伊賓哈里東所下的定義是這樣：「認主學，即是一種學問，包括信仰一切在理智上的證據，以及批駁外派——違背遜尼派——的一切證據」

以上的兩個定義有顯然不同之點，前者認爲所有的認主學派——無論遜尼派或自由派與宿命派——都是認主學家。而後者認爲認主學家祇是遜尼派，而不包括其他的外派。那是因爲前者是在艾石阿林派——（遜尼）戰勝外派之前。而後者則在其戰勝外派之後。

認主學的目的：「以證據杜絕傾向信仰的一切嫌疑」。艾知說：「其目的有五：（一）由盲從的深谷昇至堅信的山嶺。古蘭云：真主提高你

們的信者與知者的階級。（二）指導欲得正道者以明白的證據，批駁頑強者以確切的實據。（三）保護宗教基礎。（四）一切宗教規律建築在它上。（五）正確意念與信仰，祇以此真主才接受其功課。總目的是求爲兩世的幸福。

艾知講爲稱認主學爲「言論學」是因爲（一）相對論理學。（二）它的門類都是標明：講論關於……。（三）其中大部分是辯論。（四）致人能爲宗教或對方辯論。

但是由艾氏的定義，範圍，目的和名稱看來，他研究該學祇在翻譯時期（回教大學譯書）之後，而不是在其初生之時——阿補都麥里克爲海里法時。因爲他說此學人名稱是相對論理學，論理學之輸入回教是在阿巴斯時代。又爲此學激烈的辯爭，甚至於流血，那是在此學說發生與其定名之後六十年的事。由此看來，他的定名的原因——與三——是不對的。

總而言之，「言論學」的意思，是爲任何一問題的辯論皆稱之爲「言論學」或「講論」。後來成爲對於未見事件理智研究的專有名詞。

至於創造認主學者爲何人，則不可考。但是阿拉伯學者們，認爲沒有人專意來創造此學，其原始不過是一般人爲古蘭中的認主哲學問題研討而加以辯論。其範圍漸漸擴大而成爲此學。但是他們都共認艾補哈尼法與艾布有蘇法曾參與創立的此學，沙斐是反對認主學的，並且加以激烈的攻擊。

認主學的誕生與它的演進是隨着政治的變化而變化的。政治的變動波及各個角落，於是好徒就依據古蘭中理解困難之點造謠惑衆，而主持正義者起而辯駁，並傳授門人，由此認主學誕生了。特夫塔查尼說：

「當門弟子與再傳弟子時代，因爲他們相同聖人的吉慶與他們有純潔的信仰之故，再加以回教初期地境的狹小，生活的簡單，所以他們無需編訂教律與認主學，後來回教領域漸漸擴大，而事件一天一天的多；處置的方法自然也要增多，於是文人學者就研究立法，努力分析，奠定基本原理，分門別類的根據證據編訂許多律例。指定題目分析教派。而稱有關於信仰的律例爲「認主學」。在希臘哲學傳入回教以後，回民深入研討，並將其違背回教原理之處加以駁斥。而使認主學與哲學混合起來，以便正確其目的。漸漸的又參加了自然學，神學，數學，假使認主學不包括所謂「聽來」的未見諸問題，則與哲學是不可分離的了。這是後人的認主學」。

伊賓哈里東說：「這些信仰之母都是歸依理智的證據。它的古蘭與聖訓之證據也是很多的」

這些經典的證據爲前人所歸依而採用之。但是後來在信仰的分析方面發生了紛爭，其關鍵的大部分在於古蘭中的穆志沙比（理解困難的）。於是辯論由經典之證據進至理智之證據。由此「認主學」誕生了。

以上是認主學的定義，範圍。目的，名稱的

概要。

### 認主學的派別

#### (一)自由派

一般辯爭最多的問題，就是「前定」與「自由」的問題，由此發生出許多主張。人的行為是自由的嗎？抑或是受限制的呢？最先主張自由論者為馬爾伯德·阿他，和艾補麥兩宛。

這些學者高唱個人行為絕對自由，引證許多理智上的證據，而認為償善罰惡的意義就在人的行為自由。否則課派出於兒戲，償其無功者，罰其無罪者。並且引證許多古蘭的證據。例如「願信者，則信！願昧者，則昧！」古蘭一八·二九。「你們作你們所願意作的！」「不，你們自己虛構了事件」。古蘭一二，一八。「濟彼有彼所作者。傷彼有彼所作者」每人以其所作者被質」。「作惡的人，以其受報應」。「幹塵星好的人，將自見之。幹塵星壞的人，亦將自見之」。古蘭九九，七一八。「我們的養主呀！我們虧了自己」。「我原是屬於虧人者」。

翁米亞朝的諸哈里法都堅信凡一事一物已在先天注定了，成功者失敗者，都在前定牌上寫定了的，一定不能變更與撤消的，個人惟有服從前定而已。他們仇恨倡自由論者。於是阿補都麥里克首先命令懲罰麥阿伯德，繼則命令殺戮之，這是回歷八十年的事。因其提倡異端蠱惑衆人。雖然如此，但是繼其後而起來倡自由論者大有人在，如艾補麥爾宛者。後艾氏及席沙目被懸掛百丈高杆於大馬斯革之門前。至於阿他則遠逸逃亡消聲匿跡，於第一世紀末葉病逝。

聖訓明說倡自由論者與真主在「能力」方面

相爭的人，他是這民族中的拜火者。遜尼派稱自由派為格德林耶（有能力的）。即言彼等個人類有「能力」，而聖訓中又咒咒他們。

格德林耶，而是以此聖訓符合彼等之意。但是他們並不承認這個名稱。他們認為不主張人類有能力的人，他們正符合這個名稱。而我們才是這民族中之偉大者。倡自由論者以「主持公道者」自稱，即言其若人類沒有自由則真實的公道不能顯示。否則罪其無罪者，償其無功者。

#### (二)穆阿特基勒

甲，穆阿特基勒的發生

當局壓迫的力量使自由論者逐漸的隱藏了，但是學術界還有秘密的宣傳這個主義的，直至有人來問哈山白索林道：「現在有些人認為幹大罪的人是昧主者，不是回教人」他們是哈瓦力直派的同盟。（哈派如此主張）另有些人認為幹大罪者於「信」無損，功課不屬於「信仰」。關於這個問題，「樣判斷」？哈氏正在躊躇之際，其門弟子瓦隨說道：我不主張幹大罪者是純潔的回教人，或純潔的非回教人。他是在回教人與非回教人之間的第三者。瓦氏言畢，離開他的老師到另一柱角向其他的門弟子宣傳其主張。於是哈氏對他說：「你離開我吧！」因此人稱他為穆阿特基勒其意為「離開者」。

以上的這段故事是穆阿特基勒產生的根源，這是阿拉伯的歷史家所公認的。但是尼泊爾知在其所著的「法文回教百科詞典」中說道：「穆派的領袖接受了別人給他們的名稱——「穆阿特基勒（離開正道之意），是不盡情理的」。尼氏的主張，認為這個名稱產生於政治。瓦隨里不是首先被稱為穆阿特基勒的，而這個名稱發生於回歷

三十五年政變之際。當時有許多聖門大賢拒絕擁護阿里為哈里法，又有許多人擁護他，而另有第三者則保守中立，離開戰禍。於是別人稱他為穆阿特基勒，這個名詞漸漸染上政治的色彩了，後來賽爾德，伊賓歐麥爾，伊賓穆士林，吳沙麥等組織中立黨，而拒絕參加任何方面的戰爭，但是他們的內心是擁護阿里的，於是而被稱為穆阿特基勒，這是後來學術界穆阿特基勒的徵兆。

尼氏又說：政治的穆阿特基勒先於學術的穆阿特基勒，但是前者促成後者。尤其是主張在回教人與非回教人之間有第三者的這個問題，是與政治問題有因果的關係。即是參於戰爭的幾個人的問題。

如阿里，阿伊舍，祖拜爾等。而在瓦隨里，阿目爾歐伯德等穆派的領袖的談話中可以證明此說。他們認為這些政治的領袖都是回教人。但是在他們之間的戰爭使他們分為兩夥，一夥是真，而另一夥是偽，因為真理祇有一個。但是我分不清真偽，祇好讓真主判斷好了。我們當然保守中立。而兩夥中有一夥為偽，他們有他們應得之罪，而吾人亦不接受其作證。阿目爾歐林德對於這個主張是最激烈的，他曾宣佈：凡參於「駝役」（阿里與阿伊舍之戰役）的是壞人。即是作大罪者。凡作大罪者是在信者與昧者之間的第三者。參加此役者或是什葉派的祖先，或是翁米亞朝的祖先，而其後輩亦如彼等為第三者。

此足以證明思想界的穆阿特基勒是作阿巴斯朝先頭宣傳的工作，後來阿巴斯朝明白公佈遵守這個主張。而這個主張成為皇室宗教信仰，曾有一個世紀之久。

尼氏也認爲「前定派」之產生，是有政治性的。當時者海目宣傳斷對前定而無個人自由，雖是受翁采亞朝の指使，反對穆阿特基勒所倡の「個人自由」論。

尼氏的這樣看法，不無理由，因爲在翁采亞時代對於穆派的領袖麥爾伯德先懲戒而後殺戮。對於伊賓麥爾宛懸掛百尺高杆於大馬革之門前，削弱穆派的主張。而阿巴斯朝不惟獎勵這個主張而且奉行之。例如艾比者阿法爾之崇尙阿目爾歐伯德。麥海底，哈倫，買蒙的尊重當時穆派的領袖。尤其是買蒙宣佈其奉守穆派主張，而懲戒一部分不奉其主張的法學者。這一切的一切足以證明尼氏的看法是對的。

阿巴斯族在其扼着翁米之額之後，而又指使穆阿特基勒的學者反對什葉派。於是巴索拉的許多穆派領袖受其指使，如阿目爾等。但是另有許多穆派的學者不願作政治家的傀儡，受其顛弄。於是他們聲明：「什葉中的過急者是不對的，而中立者是正道」這是穆阿特基勒分裂原因之一。

- 乙，穆阿特基勒的支派及其主要學府
- (1) 瓦隨里派 (2) 阿麥爾派 (3) 胡則里派 (4) 南查目派 (5) 艾斯瓦爾派 (6) 伊斯克非派 (7) 者阿法爾派 (8) 比石爾派 (9) 穆子達林派 (10) 席沙米派 (11) 沙里哈派 (12) 哈比推派 (13) 哈德比派 (14) 麥阿麥爾派 (15) 賽瑪麥派 (16) 海亞推派 (17) 查哈祖派 (18) 克爾比派 (19) 准巴伊派 (20) 伯海設目派。

在第二世紀之末，穆阿特基勒就分了許多派，各派別創立學校，而這些學校開花結實，盛

爛一時，其地在巴索拉，報達，開羅，叙利亞，安德魯斯。自然的由這思想運動而產生了許多辯爭與分歧，而每一學校又建設分校，各標榜其學術主張，與政治主張。

在巴索拉：有蘇付，艾補阿力，及其他在巴索拉創立學校爲胡則里派宣傳。同時阿巴德爲沙目派，伊布拉欣爲艾算目派宣傳，後來尼查目離開他的老師胡則里而獨立，另創學派，查哈祖繼其後而宣傳。在第三世紀的後半期巴索拉之穆派有准巴者崛起，當時的許多青年被其創立的學校所吸引。但是不久該校被他兒子艾比哈石米的學校所壓倒。艾氏是伯海設目派的創立者。艾氏的門弟子中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如艾補阿補拉卒於回曆三六九年——九七九年。艾補候賽尼卒於三七七年——九八七年。艾補伊斯哈格。他的學生艾補都占巴爾後來到了波斯的林伊(德黑蘭)創立學校，阿氏卒於四一五年——一〇二四年。

在報達：比石爾在報達創設學校，這是穆派在首都所創的第一個學校，比氏卒於二一〇年——八二五年。比氏反對阿巴斯而崇尙什葉，因此受哈倫的壓迫。但是買蒙認爲阿力貴過艾補曰克爾，才保護並相助比氏的學校。該校得到買蒙的幫助之後，日漸發達，其學生中有許多聰慧而爲未來的大學者，尤其是賽瑪麥另創學派，卒於二一〇年——八二五年。由該校分出許多分校，但是彼此之間有些問題，互有出入。例如「古蘭是被造物」這是共同的主張，一致的攻擊對方。這也是受買蒙保護原因之一，因爲買氏如此主張。

在報達的穆派與比氏同時創立的學校，尙有沙與者阿法爾比石爾的校學。者氏卒於二三四丹

年——八四八年。又有者阿法爾哈爾補的學校

：氏卒於二三六六年——八五〇年。有穆罕默德的學校，氏卒於二七八年——八九一年。有艾比候賽尼的學校，氏卒於第三世紀末。艾氏對於穆阿特基勒的始末知之最詳有艾補伯克爾艾海石德的學校，氏卒於三二〇年——九三二年。有艾比喀參的學校，氏爲艾補候賽尼的高足，先創學校於報達，後又在乃賽府設立專校，三一九年——九三一年卒於乃賽府。

在艾蘇法罕：艾補白克爾在艾蘇法罕(屬波斯)創立學校，艾氏爲艾比胡則里的門弟子。卒於第四世紀。

在第四世紀穆派在各地設校大事宣傳，如古爾米參，米爾查尼(在中亞)，乃沙布林等地。都設有它的學校但是這些學校都是報達母校的分校，在第五世紀穆派漸漸的歸併於則德派(什葉派的支派)。則麥黑舍林(歿於五三八年——一四三年)是五六兩世紀穆派中最有名的學者。穆派雖歸併則德派，但是并未消息，繼續滋長，直至元朝西征時爲止。

在埃及：伊補拉欣在埃及首創學校，時在第三世紀之始，他原來在巴索拉反對艾比胡則里，氏卒於二一八——八三三年。

在安德魯斯：艾補白克爾法直，是在那裡首先宣傳穆阿台乍勒者，氏會到過東方投查哈祖帳下，接受功課。當然他所傳的是查哈祖派。

丙穆阿台怎勒的主要學者

壹：瓦隨里，他是阿他的兒子，於八十年——六九九年誕生於麥地納。他原是麥海祖米族，或白族的奴人，被釋放了之後，他到巴索拉哈山白

索林帳下求學，當時他接近着海目，比沙爾。瓦氏是一位長脖子的人，比氏嘛爲此而喜戲道：「瓦隨里可以將其頭放在長頸鹿的脖子上」，瓦氏相同此三位未嘗間斷。

瓦氏是性情和黨清廉行善的人。因其多施給窮的紡織婦人，而外人以「多紡織的人」稱之。他是不愛財的人，非其分而不取。他是能言的而善於詞令，甚至於因爲他對於字母中的「拉」讀不清，他在他的講演詞中以及授課或談話中，不用有「拉」的句子。他是哈山的學生，直至爲在「信者與昧者之間有第三者」的問題，而離開了他的老師，氏卒於一三一年——七四八年。

衆人皆認爲瓦氏爲穆派的首創者，縱有馬爾白德，阿他，艾補麥爾宛等，先彼而倡個人自由說。彼倡穆阿台念勤的原因，是他認爲真主絕無行虧，無能，數目的缺點。

因爲真主絕無「行虧」所以瓦氏主張：「個人的行爲完全自由，以確定其個人負責，而以賞罰顯示真主之大公。」

因爲真主絕無「無能」所以他主張：真主規定了「物質的歹事」，爲疾病，災禍，死亡。但是真主沒有規定「行爲的歹事」，如人類行爲乖謬。真主既不願人類作惡，而規定了其劣性，那無疑的是真主作了他所不願作的。這不是大能主的所爲。

因爲真主獨一絕無「數目」所以他主張：真主絕無一切另外德性。「(如觀，聽，知，能等)以確定其獨一。(真主以其本體知能，而無另外知能的德性)」

瓦氏所創的學校，並不是穆派中最早創立的

學校，不過他的學校是在翻譯時代之前，穆派中最重要的學校而已。該校繼續下去，直到艾實阿林思想發展以後，而穆派的學校漸漸消失了。

貳：阿目爾歐拜德，他原是台米目族的奴人，他的爺爺原是喀布爾的俘擄的人，他何時所生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他與瓦隨里同時，而卒於一四四年。在瓦氏死後，他是穆派的領袖。他有許多有價值的講演詞與信札。他是最清白廉潔，有地位的人。當時的哈里法，滿蘇爾最崇拜他。滿氏曾對他說：「請你勸化我！於是他勸化他了，滿氏以萬金酬之。而彼拒絕道：「吾未有求之也。」滿曰：誓以安拉，爾必受之。彼曰：「誓以安拉，吾絕不受。當時滿氏的兒子麥海庇在側說道：「穆民之長官發誓了，而你也發誓嗎？」阿氏對滿曰：「此孺子爲何人？」滿答曰：「他是太子麥海底」阿曰：「你已以賢人之衣之，你已以名符其實的名子稱之，你已爲其安排了一切。」而又對麥曰：小子！如果你父親發誓了，你叔父(自稱)的誓壞了他的誓，原爲你父親有出罰金的能力。」滿氏又對阿氏曰：「你有所求嗎？」答曰：「有」問曰：「什麼？」答曰：你親身來請我！我可以來於你。」滿曰：「若然我們不能相聚了。」答曰：「這就是我的所求。」阿臨出時，滿送之曰：

別的都是求獵物的，(求利的)惟有阿目爾歐拜德。

阿氏在哲學思想方面完全同瓦隨里一樣。但在政治思想方面有所不同。他判斷穆民戰爭的雙方都是壞人。

參：艾補胡則里。氏於一三五年——七五二年誕生於巴索拉。他原是阿補都格赫族的奴人

。既長在報達，歐斯曼帳下求學。歐原是瓦隨里的弟子，而後成爲穆派的領袖。爲當時最雄辯者。歷史告訴我們他在報達沒有停留多久，而買蒙已聞其名，隨聘他爲講師。而他每日與其門人或敵對者辯論。尤其是與當時來瓦非祖的領袖席沙目的辯論爲最多。衆學者一致承認艾氏爲首創穆派哲學推廣穆派學說者。氏卒於二二六年——一八四〇年。或在二二五年。依前說艾氏享受九一年，依後說則艾氏享受百年。

艾氏的著作頗夥，但是都遺失了。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都是其門人或敵對者或中立的歷史家的記載而已。但是由這些記載已證明當時希臘哲學已傳入回教了，艾氏的主張很透露出他已吸入新的質料，而不似回教前人的那樣主張了。例如真主的德性問題，他不像前人那樣斷，真主絕無德性」。他主張：「真主是知者以知，知就是真主的本體。是萬能者以能，能即是其本體。以此類推。這顯然是受了哲學的影響，因爲哲學家說：「其體爲單一，而不殊多，其用非體外之物，不然它就是體。」

舍海勒斯坦對於這個主張加以解釋說道：「真主是知者以其體，而不以知。與真主是知者以知，知即體。此二說之分別處在：前者是否定真主之德性，而後者是肯定真主之德性即其本體，或其本體即其德性。艾氏之主張就是耶蘇教所說的性質。艾比哈石目的主張亦如此。」

舍氏之見解爲克拉地夫，所反對。但是吾認爲這個見解很有道理，如果我們參考耶蘇教的哲學，則確信而疑矣。

(未完)

# 史苑

## 清季陝甘回回大革命

近世史上內地回回，爲了反抗滿清帝國主義者而發動的民族革命運動：凡兩大役，一爲道咸以後，杜文秀爸爸所領導的滇回大革命，其次就是同光以來，烽火遍及陝甘回疆的西北回回大革命，這兩大光榮的革命運動，直接的斷傷了異族專政的滿清政府的壽命，間接的啓示了五千萬回回民衆一致擁護國民革命的熱情，是中華民族近世史上轟轟烈烈的大事，是列祖列宗傳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可惜這些可歌可泣的寶貴的事實，到今日吾們知道的太少了，十二年前某君制作中國回教史，即十分的感覺着缺乏這類紀實文字，而無法着筆。

近幾年有了白君壽彝輯著的咸同演變錄出版，吾們算是對於前者有了認識，加之白君手筆流利，此書已竟遍傳遐邇，至于西北方面呢，仍然文獻無徵，吾們一向在冥求着。

日前郁速酸君應本刊稿約，寫了一篇「同光西北回回大革命」來，內容雖屬粗枝大葉，了了兩三千字，然而亦頗足使吾們得到了當時的一個輪廓，因爲提前刊出，以就正于同道，吾們還希望西北教親，和愛好史學諸君，盡力地發掘這一些材料，因爲這一方面的史料，是非常光榮的，亦是非常沉痛的，吾們不應該任他湮沒。必須發掘出來加以表揚。

自道光以來，滿清之國勢，外困於英法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國力已疲，內則髮捻各軍先後，蠢起，黃河以南直至大江流域全陷於糜亂狀態。陝甘地方回回多聚堡而居，村莊相望，人口極爲繁庶，自太平軍起，清庭下令民衆練團自衛，於是回漢各自練團。歷來兩族間隔閼本深，及團練告成，適以加強兩族鬥爭之實力。在漢族總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歧是回回。在回族則石峯堡之遺恨未銷，近則雲南之戰報頻傳，加之回回强悍性成，值此危疑動盪之際，遂致人心洶洶不可終日，於是渭水兩岸如猝臨暴風雨之前夕矣。

咸豐末關中大旱，回衆陷涇陽，已肇禍端。  
同治元年春，鞏州屬回漢械鬥起，回不敵，聚眷走渭南，時耀州漢

聚衆焚回村，鄉理間紛傳「朝廷下令洗回」回衆大譁。群集同州屬之王閣村，羌白鎮及渭南之倉渡鎮，謀保全之策，八女井漢團萬人來攻，擊走之，并燬其村。自此渭水南北到處皆亂，省中大震，飛奏清庭，諭派在籍巡撫團練大臣張芾，臬司劉鴻恩往勘，實情芾素驕佚草芥視回人，回不堪其虐。阿衡任武首舉刃殺芾。

雙方團勇斫殺起，大禍遂一發而不可收拾。

清駐防兵助漢團，回則散彼回文傳單，約致遠方教胞。河州回回皆聞道來援，回衆圍攻同州府，連陷渭南，高陵，華州，華陰，進圍西安。時清軍守城者，陝督孔廣順，甘肅提督馬德昭，陝安鎮閣止敏，而德昭號敢戰，甫接仗即潰走，清軍奪氣。清庭命欽差大臣勝保，及直督成明入關，亦被擊走。回衆更進圍涇陽，三原，攻咸陽入鳳翔，清庭再調提督雷正綰西上，回衆撤西安及咸陽之圍，時有潼關副將哈連陞回回也，以所部兵力投回軍，取鞏邑澄城，郃陽，長圍勝軍，斷其餉道，勝保被困，勢垂盡會清庭調陝甘總督多隆阿率曹克忠等來援，多爲中興名將，曹亦以勇悍聞，回自轉戰以來，始遇勁敵。

同治二年春回回再圍西安，攻鳳翔，陝撫瑛肇援鳳翔，回迎擊破走之，陝督馬德昭趨起不敢進，清庭遂以劉蓉爲陝撫，與多隆阿整軍來攻。

同治二年末陝回力盡，異其田里分三路退入甘肅，以董志原爲集中地，而與甘回連結一氣，軍威復振。

董志原地在甘肅東境，北連靈州，南達陝疆，地脈沃而平曠，可耕可牧。陝回居此號十八大營：

白元虎，楊文治，崔偉，陳林，馬振綱，馬振和，鄒玉龍，關阿衡，郭二阿衡，郝明堂，馮均福，禹得彥，馬生彥，孫義和，馬得有，藍明泰，金元祿，于振魁。

陝回合甘回後，再東入陝境，邀擊清兵，東取渭河以北諸地，北自榆林，綏遠，延川，定邊，延安，以次洛川，中部，宜君。至三原，乾州，三水，邠州，鳳翔，涇陽等諸府州縣，悉入回回掌握，多隆阿轉戰死，勝保東竄。

先是甘肅回回，自同治二年以來，居隴東南者，取平涼，固原，殺平慶涇道萬金鐘。隴西南者，取狄道，河州。北路則陷寧夏，靈州，方是時

陝甘兩省境，除蘭州，西安二城外，十九城堡皆爲回佔。馬貴元虎視西寧；馬占鰲踞河州；白元虎收陝衆于董志原；遙奉號令於金積堡之馬化龍；金積堡在隴東稍北，屬靈州所轄，其西北有黃河之阻，而秦漢二渠環之，山隴湖泊，犬牙交錯，其旁堡寨棋佈，達五百餘座，互爲犄角之勢。化龍踞此，修甲繕兵，徵發民間騾馬鹽硝達數年，自與陝回合流後。益遣將四徵，南及巴蜀北逾蒙旗抵烏里雅蘇台。掠其牲畜，東面橫跨陝境，自韓城渡黃河三入山西。又圍包頭綏遠，清軍諸將望風披靡，曹克忠憂傷致病，雷正綰部下潰不成軍，陝甘總督楊岳斌爲所苦，上書庭請去曰：

……逆回股數繁多，搜括數年，民間一馬一騾盡爲所有，每接仗，則千騎萬羣以相抗拒，敗則行定如飛，我軍多係步隊。倍道而馳，日僅百餘里。未及數日，輒復疲勞，往往用截其前，反落其後，馬步之勢既異，飢飽亦復懸殊……

清庭奏准開缺，更調左宗棠爲陝甘總督。率湘淮各軍之精銳，悉數西上，回民忽遇大敵，乃不遑寧處矣。

左宗棠深知滅回，不能徒恃武力，勢必出以分化政策，然後收其各個擊破之効，故其臨敵之前，先出布告，極力斥馬化龍爲邪教。謂馬之爲人，不特爲國法所不容，亦爲回回教門所不許。此等階隙而來之分化政策，恒使大部回回墮其術中，蓋馬爲官川之上人也。又以前清軍行進「輓東南之粟，濟西北之需」時虞不給，回回又往往出奇計斷其餉道，故輒戰不利，前軍因有因飢譁變之事，左宗棠鑒及此，唱：「及時耕墾，擇要興屯」之議，期于穩紮穩打，而務在長圍，且分兵四路，以截斷各路回兵之交通線，使各地回衆無法接連，彼乃坐收各個擊破之効。

同治八年陝回大敗，再弁董志原，分兩路西退：一枝北走，散佈于黑城子，預望同心各堡，平羅中衛一帶。一枝南下自秦州連接河州，仍各聽號令於金積堡。此後二年間左宗棠指揮下的滿漢蒙大軍，與陝甘回回連合軍，在陝甘交界大平原上之會戰，遂決定了雙方的勝敗。

同治九年清軍驍將劉松山：被射殺於金積堡外，清軍圍攻益急，十年冬馬化龍見大事不可爲。不欲徒苦大衆，乃與清軍議和，願以一死贖衆生，遂遇害。

馬化龍殉難後，河州之馬占鰲即投降清軍，所部收編爲旌善馬隊，陝回亦有投降者，惟白元虎不服，率陝甘回回主戰各部，繼續抗戰於河湟，西寧，肅州各處。

同治十二年，西寧陷馬貴元不屈死。肅州陷馬文路不屈死。是年白元虎退回回疆，與阿古柏合軍，至是陝甘回回革命運動告終。

# 你知道嗎？

馬繼虎力

古蘭是安拉降給至聖穆罕默德用來引誘世人的經典，是安拉所說的話。古蘭下降的方法，有時是由哲白拉以勒轉論給至聖，有時是至聖由感悟或夢寐裡直接受。安拉的啓示。

古蘭的內容包括很廣，有信仰，教訓，法律，政治，歷史，故事，格言，譬喻等等。

至聖在世，是沒有收集成本，乃古蘭是書寫在獸皮，樹葉，石片，骨片，以及其他粗糙的東西上；或是保存在當時的一般蘇哈布的記憶中。艾布白克爾爲哈里發時才命令載德·伊本撒畢特將所有的「阿葉」收集成本。

我們現在所讀的古蘭是經哈里發歐斯曼整理過的版本。

古蘭的編排差不多是長章在前，短章在後。

古蘭共分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二百三十六節。

八十六章是在滿克下降的，稱爲滿開章；二十八章是麥地納下降的，稱爲麥地納章。

在滿克最後下降的一章是血塊章（第九十六章）

在麥地納最後下降的一章是黃牛章（第二章）

在麥地納最後下降的一章是勝利章（第一〇一章）

在麥地納下降的最長的一章是黃牛章，共二百八十六節。

在滿克下降的最短的一章是勝利章，共三節。

古蘭有時是一節兩節的降，有時一次降幾節；短章的則有一次就降下的，如開啓章和純真章。

有名的一直遺留到現在的對於古蘭的讀法共有七種，即：納飛阿·伊本克西爾，艾布阿本爾，伊本阿密爾，阿綏木，哈木扎，克撒伊等人的讀法。

古蘭是完全用阿拉伯古來氏族人的方言下降的。現今各重要國家都有用其本國文字所譯的譯本。

中國亦有許多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最早的有馬復初氏所譯的前五卷，全譯本則有近人王靜齋，楊仲明，姬覺彌和鐵錚諸氏所譯的。最近張東鐸氏亦譯出了前兩卷，聽說馬堅氏所譯之全譯本亦將出版，還有伍特公和沙善餘二氏正在合譯。

看了上面我們中國的學者們對於翻譯古蘭的努力，真令我們欽佩，而且興奮；不過，我們聽見一些喜愛主道，喜愛古蘭的人說，還希望有一部較完善的較完善的翻譯本出來。這種希望我們是很贊同的，然而，如果我們不拿出力量來繼續培養中阿兼通的人才，恐怕這希望終竟是希望啊！

# 印度回教人之宗教情況及其紛歧派別：

香志程譯

自從喀辛之子穆罕默德佔領信地，及布魯黑斯斯坦邊境後，回教便沒有深入印度內部，有一個時期全賴商旅的來往。

回教人最初佔領印度的，是賽貝提肯之子賈哈木德，他曾統帥大軍由現在印度與阿富汗間的大道進攻印度，他一向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取的，後來他的後人，繼續不斷的進佔印度，繼而蒙古的君主們，自克什米爾方面打通了印度，久之而成了統治者，但他們的行政，一仍回教君主的主風，對各民族不加干涉，亦不限制他們的信仰，他們也曾未厭迫異教徒更奉回教，當時被斯文是蒙古政府的文字，而其他回教人，則用「烏爾獨」文——軍語——做應用的文字，回教人在印度為期不久，便內部發生了派系的破隙，這些病態不斷的存在着，結果把印度造成了目下回教派別的陳列所了，因為派系而造成了內部的傾軋！

如果我們要把他們的現狀作一個切合實際的描寫時，我們可以說他們概然的可分成遜尼派與十葉派：

遜尼派——他們就是哈奈弗派，沙斐爾派，馬利克派，大多數為哈奈弗派，而三派之間，仍不時因見解不同，而發生紛爭。

(一) 古蘭經派——他們是遜尼派中的一支，他們拋開上述各派，他們主張：我們是古蘭天經的同志，他們遵從古蘭經明文規定的事，對聖訓置之度外。

(二) 聖訓派——他們是遜尼派的一支，他們拋開各派，他們不跟從各家「伊馬目」，一切法律皆取之天經聖訓，這一派的領袖是哈桑隨底格汗，我們會見到過這一派的一個信徒，名叫「海里勒」，那是在拜胡邦，在艾木提撒，曾見過賽那翁拉，他主編一個刊物，專為維護這一派的，但他對回教人為宗教而紛歧仇視，頗覺痛心。還有一位叫阿塔翁賴曼，他是德里賴哈曼學校的主人。

## 十葉派——他們有幾個支派都是：

(一) 十二派，他們在孟買的禮拜寺教長叫穆哈桑，他對回教人的紛

歧也表示惋惜，多數伊朗及伊拉克人都順這一派，而艾智拉及勒克腦人亦多數如此，他們不與其他回教人為伍，他們在勒克腦城設了一座學校，稱叫勒導學校，其詳情容後述之。這一派主張「海里凡」，大權應由阿里主持，其次為阿里之子哈桑，再為侯賽尼，再為阿里宰尼阿必丁，再為阿里之子穆罕默德巴古爾，再為巴古爾之子哲爾凡爾，再為哲爾凡爾之子母撒賴堆，再為哈桑阿斯開爾之子阿里，再為衆人所掬待的哈桑阿斯開爾之子阿里伊馬目，他們主張阿里超過其他先賢，他們還主張，艾布白克歐埋爾斯曼三位「海里凡」是強權謀得「海里凡」，對他們有不良的批評。

(二) 白河賴派——那裡有另外一幫十葉派，稱叫「白河賴」派，他們就是伊斯蘭馬儀派，他們又分為兩小派：

1. 蘇賴曼白河賴派，他們是艾昂汗的門人，他們居住在印度與則之巴爾及敘利亞一帶，他們在敘利亞不以白河賴派出名，他們稱叫伊斯馬儀派，他們是古代輩遠印衣派的子餘。他們對「昂汗認為是神聖，他用過或摸過的器皿，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爭先恐後的模仿他，信徒每年給他納貢，對其命令不敢違抗。

2. 達吾德白河賴派，他們是塔席爾魯丁的門人，他們居住在孟買與克拉提史，及也門的哈拉茲山，及則之巴爾等地，塔席爾魯丁的命令是無人敢抗衛的，他們說他沒有一點過失，他的行動不受質問，他主持該派的慈善金，任他怎樣支配，他們門人對他有一定的供奉。白河賴派對亡人的遺產用抽籤方法分配之，他在這一派中是一位少見的學者。

復古派——印度的回教派別中有一派叫復古派，他們就是華哈壁派，其他派別對他們視如異教叛黨，而華哈壁對主張求救於亡人為合法的人，亦斷為叛教。

艾哈買底耶派——印度有艾哈買底耶派，他們遵奉歐爾目艾哈買德，喀底牙尼的主張，他們分為兩派：

(一) 有一派主張歐爾目，是一位接受啓示的聖人，他就是絲毫無須註解預言的耶穌，凡對他的為聖對他的使命，對他是耶穌懷疑的便是異教



叛黨，他主張奮鬥的行爲，已成過去，目下應該服從統治者——那怕他們不是回教人呢！凡不這樣作的，便不算回教人，末日永不會超脫，這一派稱叫喀底牙尼派。

(二) 另外一派他們主張，歐爾目是一位改革家，他並不是術語中所說的聖人，但是 一位受暗示能創設的人物，他遵從回教的一切教訓，至於他自稱爲聖人，那是一種假借的，何況他還不會堅持這一點呢！至於他宣佈廢棄了的奮鬥，那是一般人所認爲的，如一個人在非戰爭期間出外等待他的一個仇人，以便暗殺他，同時他還宣佈廢棄了那無準備而出奮鬥的奮鬥，這夥人稱拉胡爾又哈買底耶派。

該派的最大敵人就是穆罕默德伊格巴里先生，他說他們是沒有政治誠意的人們。

### 紛歧的影響與其實況：

回教各派之間雖有這些紛歧，但他們的領袖們都有許多高大的希望，「哲奈哈」領袖曾對我們表示過：在各派間的這些實際不一致，只是自先人上或過去傳教的人上，承受來的歷史遺產，如果遇緊急，則回教人便一心對外。

據我們觀察，回教各派間這些紛歧，對他們的社會學術的文化的情況，沒有良好的影響，那就是他們的紛歧，便可阻撓他們去互助作善，只要有一派想伸手作點善事，別派便祇誣他，何況這些事是要齊心齊手，化費資財的呢！

各派之間決不會互助着建設救濟貧民的醫院，也不會共同創設學校深造回教子弟，使其成爲思想的權威，否則各派都在一個與外界不相往來的環境中度光陰！

如果他們能一心一德的對付外人，一致的共營善事，遠棄過失與仇視，則他們的情勢絕不像我們今日所目觀的。

有人說這樣一句話，可算雖不中亦不遠矣！就說：『這種情況很可阻撓印度教人加入回教的勇氣了。』

### 學術文化情況：

印度至今仍然是一個普通教育落伍的地方，因現在五歲以上能認字寫字的人民，起不過千分之八十，這是依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而近幾年來

，各界對教育的努力較爲活躍。

下邊就是依照一九三一年統計證明各界之教育比數表：

巴勒斯人	佔千分之七百九十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四
耶穌教人	佔千分之二百八十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十八
錫克教人	佔千分之九十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十三
佛教人	佔千分之九十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三十七
印度教人	佔千分之八十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之六百八十五
回教人	佔千分之六十五	佔全印人口的千分之二百二十五

由此可見耶穌教人口的教育比數較高，蓋因耶穌教會向以教育對印度各界傳道所致。

至於印度教人口的教育比數——依照上列的統計，是說明該教的中上階級的教育較高，這統計也將「賤民」包括在印度教中，但他們的教育程度極端的落後，他們對於教育絕不歡迎，考其原因不外兩點：

第一個原因：是這一派自古至今皆是文盲，過去很少有人能擺脫了文盲的桎梏。

第二個原因：是這一派人，他們自己把自己當作最下等的人類，較當地的其他人士低下了多少層，因此他們若把子弟送到學校中，在學校中便會遭遇損棄的苦痛。

基於此點，最近有一部份土邦，印度政府也這樣，會注意到這件事，所以開創了許多學校，專門教育賤民的子弟們，而耶穌教會與回教機關等，也曾爲教育他們，所創設了許多學校。

這種現象並不是各地皆然，譬如我們在「瓦勒達」曾參觀過一個學校，裡面對各派的子弟，一視同仁的施教，回教人與印度教人之間沒有差異，高級的印度教人與賤民之間也毫無區別。

這種新興運動的目的，在廢除各宗教間，甚至一宗教的各階級間的不平等現象。

## 教育制度：

### 印度的教育制度約分下列各段：

第一：初級教育，這種教育等於埃及的初小及高小之前期，期限爲五

年，有一年為預備班，印度的初級教育是極其普遍的，而人民的熱心受教，却不如如此，政府與各團體不斷的鼓勵家長們送其子女入學校，而近年來統計可發見人們對這種教育的歡迎較為進步，但同時又證明一般學生們大半有中途輟學的現相，可證明這一點的是在預備的學生，約為全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一，而在初級第一學年時則佔百分之十七，就是說：有百分之十四的學生於預備班後便行輟學了。

執政的當局，將這種現象歸究於許多社會的經濟原因，但他們對於這種學校精神的渙散也曾未加以否認，在孟買的年鑑中記載着，這種不景氣一部分原因，就是預備班的教室中，學生的數目過多了，而預備班的教師們，在能力方面又是最弱的，所以當學生的，看到家長們的準備叫他們輟學，於是便有相率而離開學校。

在這裡我們不能忽視應當提出的，是一般女子受這種教育的更屬微少，這些學校的女生總數，竟達不到男生總數的半數，究其原因，不外當地的習俗，認女子受教育沒有什麼須要，這是很遺憾的，這點可使我們斷定，這種習慣是流行於東方的，女生們的學齡長，而女生的數目減，這一點原因，不外印度的女子早早帶起面幕及早婚。

印度的初級學校，雖然向學的學生少，及農村社會中阻碍，求學的事件產生，而仍然的普遍，各學校林立的人口不多的村落中，這是因為信仰不同的根本原因，一個村莊的子弟，不會在一個學校中讀書，加以賤民散居各地，為教育他們的子弟，不能不設專校收容。

孟買政府曾舉辦了一種新試驗，就是設法使賤民的子弟，與其他階級的子弟在一個學校中讀書，這種辦法的根據就是教育是有教無類的，不容有階級的不同而打破教育的目的，這種辦法，我們可以說有些地方是略着成效，但我們的同時也不能否認多數的學校都失敗了！孟買省的一位督學曾為此舉出不少的實例，有些學校舉行了這種試驗，結果原有學生都一閱而散，每百個學生中所剩的不過十五六人而已！

如果教育界對習俗投了降，便當在一個居民不滿五百的村莊內，創辦許多學校，最少也要三個，一個收容印度教徒，一個收容回教子弟，一個收容賤民。

這一切，就是印度教育不發達的原因之一，甚而初級教育也是如此。

很惋惜的是我們在此處記載一般回教子弟，對這種教育亦不踴躍，對其他教育亦復如此，就以孟買省的統計作例，印度教最高階級波羅門有千分之一四八受過小學教育，而回教人僅有百分之二十八而已！更使我們惋惜的，是回教人的不注意教育，只有印度教的中層階級或賤民才與他們相似，這三種人就是印度教育比數低落的主要原因，即以該省而論僅佔千分之四十三。

第二：中等教育，這種教育等於埃及的高小及中學前期，期限為四年，稱作中等教育 (Middle School) 是與初級教育銜接的教育，也就是完成初級教育的一個階段，在初級教育中所說的一切，大致與此無異。

最惹人注意的，是人們對中等教育亦不熱烈，我們就以孟買省為例，其中等教育的比數，竟不到千分之六！而初級者反為千分之四十三，波羅門階級為千分之三十八，小學者為千分之一百四十八，回教人中等教育比數為千分之五十，初級者為千分之二十八。

從此很顯明的表現出，回教人在初小及中學間的輟學比數，實較波羅門階級為多。

我們在此提出這種拒絕受教育的事來，衷心憂愁，同時政府對獎勵回教子弟入學可算極其努力了！各學校中為回教子弟定出一定的百分比數，這也是他們所要求的權利，還有中學中對回教子弟有百分之二二，五的免費生，而優秀的免費生名額在外，一般優秀學生，還受到印度的回教偉人為獎學而捐款所得的利潤作為補助費，這種捐款為數甚鉅，就以孟買省之中學獎金而論：

1. 穆·那蘇夫先生的捐款，其數目約為一萬八千埃鎊，供給二十個學生，每人每月三十「魯布」。
2. 法官史哈本丁的捐款，其數目為一萬零五百埃鎊，供給十九個學生，每人每月十五「魯布」。
3. 伊·開勒木白哈先生的捐款，其數目約為一萬八千埃鎊，供給皇家學院的五個學生，每人每月七十一「魯布」，又供給十二個學生，每人每月三十一「魯布」。

第三：高級教育，這種教育等於埃及的中學後半期，為期兩年，孟買省的回教人受這種教育的比數為萬分之四，而波羅門人為萬分之五十九，

這種教育的末期爲取得專門文憑，Matriculation 由各大學主持考試，考取後便可升入大學。

第四：大學教育，開始先受兩年的預備教育，以便取得一種中等證書名曰 Inter Mediate。在三年後，可考取學士或文學士等類似的證書：接連此期教育爲專門，爲期兩年，畢業後可取得法律教授 J. B. 或文學 M. A. 或學術的 M. Sc. 此後便爲研究期，期滿可得哲學博士 Ph. D. 或學術博士 D. Sc. 或文文學博士 D. Lit.

最後，我們很愉快的記載回教人在取得專門文憑而能繼續大學教育的實際上數目是很光榮的，使人相信回教人的教育將來一定是優美的，這些都是這些受過大學教育者的指示，他們深知教育對改善環境具有很大的影響，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統計證明下列各點：

取得專門文憑的有四百七十七人，取得中等文憑的有一百零五人，取得學士證書的有一百學生，取得教師證書有十三人。就是說每四百七十七人有二百一十八人，繼續大學教育，約有萬分之五十，這個比數是很可慶幸的。

政府對獎勵各教的大學學生，具有顯著的影響，譬如在孟買省便有下列的優秀免費生：

文學院有免費生四十名，每月發給津貼十五個「魯布」，爲期四年。印度教學院有三名免費生，每月發給津貼三十個「魯布」，爲期三年。商學院有免費生一名，每月發給津貼二十五個「魯布」，爲期三年。法學院有免費生三名，每月發給津貼二十五個或二十個「魯布」的津貼，爲期兩年。

以上是印度教育的一個概述，是回教人對教育的大概情形，本團會對這種使人憂愁的現象考究其原因，得到下列的結果：

回教人至一八五七年尙爲印度的統治者，印度的回教民族，仍不斷的在追憶過去不久的光榮，同時他們的領袖們，仍於姓名之外加上許多尊號，以證世襲的貴爵，或爲高大的皇胃，印度的許多回教偉人，因擁有巨大的資財，而不欲讓子女受高深教育，這是學術上的一大損失。

尤使人痛心的，回教人中的這種不良現象，在印度教人士中適得其反，尤其是高等階級，印度教人已經知道學問的價值，瞭解學問在生活競爭

中的影響，尤其是當地回印間的生存競爭。

確實，回教人的眼光，於近幾年中已經注視到造就其子弟們了！但我們以爲印度教中的學術活動，實較回教人強盛，恐怕即以學術而論，不久印度教人會取得勝利的，那時便無人能與他們抗衡了。

應該指明的，是印度教人的活動，及爭取勝利的意念，並不限於純學術的研究，而他們同樣的已在實用的科學上，下了很大的活動工夫！這種活動很明顯的擺在目前，如果我們拿「阿里開勒」大學的純學術活動，與那與實用科學有極大關係的「俾那勒斯」之活動，加以比較，就可顯明了。

(未完)

## 猶蘇福先生

據說從前埃及沒有橘子的，直至到了現今埃及法魯克一世的會祖穆罕默德，阿里執政時，才有人將牠傳入埃及。下面即是告訴你橘子傳入埃及的故事：

當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稱王時，便極力刷新政治，提倡教育，除了在埃及國內創辦不少學校外，并派了很多青年到歐洲去留學。

那些留學生裡有一個名叫猶蘇福的，是在英國學植物。當他學成歸國的時候，路經西西里島，在那裡遇見一個中國人帶著許多植物標本到英國去，他便要求我們的那位同胞分給他幾株小樹，他把幾株橘子分給他了，但沒有告訴他叫什麼名字。

猶蘇福把那幾株小橘子樹帶回國後，就種在他的家裏，幾年後橘樹長大了，并結了果實，他便摘了一個下來吃，覺得很甜，很好吃，於是把所有橘子摘了下來，送到王宮裡去，獻給國王穆罕默德，阿里。國王吃了一枚，也覺得很好，便命他大量種植；

——這叫什麼名字呢？

——我不知道牠的名字；我想以陛下的名字來稱呼牠，以茲紀念陛下提倡教育的功績。

——不，這是你由國外帶回來的呀；我想即以你的名字稱呼牠，叫牠猶蘇福先生好了。

所以到現在埃及人還稱橘子叫猶蘇福先生。

(馬繼虎力)

# 法魯克留埃學生團歸國日記

士謙

戰事一天一天的擴大，回平之望更形遙遠，

在賦閒，也非常焦急，於是我就到鄭汴去探望師友們。適置鄭州清平里寺，聘我担任教長，該寺爲化平回教巨商馬良駿先生在民國初年所創，民國十一年聘固原馬連三阿衡任教長，當時馬阿衡在沁陽汪樹寺任教，士謙正在其帳下求學，馬師委派士謙前往代理，這是我初次担任教長之職務。那時候的清平里正在興旺之時，此時我再蒞該寺，目睹現狀之突廢真有點感慨今昔演變之快耳。

當時有成達同學馬全仁，鄭道明，李希聖，後又有由平漢逃來的馬湘，楊連珍等爲海里法，臨時小學校也成立了。因爲鄭州爲交通據點。白，唐二公及王會善，常子春，白孟餘，王靜齋等，都先後過鄭。於是我們對於留埃事道互相交換意見，決定在內地的留埃生在鄭州集中。在我們這一群，集在鄭地時，蒙鄭師真，李相甫，海德甫，馬秀枝，馬德思諸社首的多方協助不勝感激。軍校第十五期，招考回生班，令余在鄭代爲招收，該班學生與留埃生等四五十名，齊集鄭州，我們就在開齋後十二月十日那天離開了鄭州，到武漢去，到了漢口以後，一日數驚，於是就令同學們先行赴廣州，留餘和唐公在漢辦理出國手續，並進謁白公請示對於留學生的訓示，在我和柯老在武昌看着白公之時，白公諄囑：「好好的監督同學，學業與道德並重；外文與中文兼進」等語。

漢口後寺爲各方同胞避難之所，馬樂遠阿衡熱心的招待，誠然顯示「天下回回是一家」的藉

神。

我們到了廣州，就住在南盛寺，該方教長周善之阿衡與羽飛會長，及常住此地的蘇州王四鄉老，對我們都很幫忙。到了香港與馬松亭阿衡，常子春，謝激波以及由北平逃來的留埃同學和選桂同學見了面，我們大家都住在瞻禮廟寺。因爲出國的手續太麻煩。我和松亭阿衡，在敵機空襲之下，來往港粵數次。火車都是夜間行駛，有一次我們在龍口附近。遇了驚報，我倆就躲到山丘的旁邊，在那裡作了宵禮，靜坐了有兩個鐘頭，才解驚報。

法魯克學生團團員，原定爲二十名，但因爲戰事的關係第二次考試無法實現，祇好除第一次考取者外，另選十名，於是就選上海伊斯蘭師範四名，新疆二名，四川一名，山西一名，北平三名。馬保乾，馬心泉因故不能出國，而上海的四名也祇有張懷德與熊振宗可能參加。到了香港後閃克口與馬湘因爲甘教育廳之任用，而又前往，所餘團員祇有十五名：馬繼高，馬宏毅，張懷德，熊振宗，杜壽之，高福爾，馬維之，劉麟瑞，張文達，范好古，楊有漪，金茂荃，王世清，丁在欽，李鴻青。

## 在途中

爲了留學證書，護照，旅費以及埃方的許可等問題，在港禺受了不少的困難，好容易英方給簽字了。直達埃及的船隻，我們又坐不起，祇好以段前進。於是我們就購妥了英輪舍摩船票，

到加爾吉達，二十七年一月五日起程。當時我們

不諳外語，一切的交涉，都由高福爾，杜壽之的印度話來代替。船上的船員都是印度的回民，印度回民對於宗教的熱情爲回教世界之冠，真表現出「穆民皆弟兄」的精神。我們首先解決了吃飯問題我們和他們常在一塊兒禮拜，在他們知道我們是一位阿衡之後，他們更表示敬重。於是我們就利用他們工餘的時間，開過幾次演講會，宣傳我們抗戰的意義。我的講演都由高福爾來作翻譯。

船在新嘉坡，巴生都停數日之久，但船長命令不准三等乘客下地，到了仰光再與交涉，才允許我們到岸上去，當日爲「古爾邦節」日，我們尙能趕上禮節日拜，我們在此會去拜該印度回教學者會會長穆府提克法也統拉，到了加埠，爲登岸英方給了不少爲難，下船後就住在旅客宿舍，該宿舍爲一巨商所建，專爲回教旅客免費住宿，這樣的設備在印度很多，該主人會到宿舍與我們接談，他說：「現在你們的國家有了戰事，爲什麼不參加戰事而出來求學呢？」

在加住了幾日，無船直赴波賽，於是我們就搭車到孟買，在孟也是住在一所專爲朝覲者所設的宿舍，該宿舍可容三二千人，電燈自來水一切的設備俱全，當我們住該城候船期間，蒙當地的回教士紳不少的招待，尤其是青年會會長愛哈默德君。在那裡的新疆同鄉會會長沙里哈君也給我們不少的幫忙，爲埃及方面的允許入口，曾數次到埃及住買領事館去求其代電愛大當局，在此勾留約一個月之久，始克成行，乘義輪康特威爾八

日波賽，沙國珍部長，王世明同學，都來船上迎接，當日乘車抵開羅，時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 開羅九年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那天，我們到達開羅，在車站歡迎我們的，除我國全體同學外，有愛大派來的代表，以及中國同學的外國朋友們，於是大家在車站高唱國歌，呼口號後，乘車到皇宮與校方簽字。後來就把三月二十三日定為本國的紀念日，在每年的那天，我們要舉行紀念儀式，檢討過去，計劃將來，並有聚餐，野餐之舉，以作紀念。

在一個多月之後，學校停課，準備考試，考了接着就是放假。這個期間很長，於是我們就請教員在家裡補習，那時我們住在一塊兒，上課在一塊兒，吃飯在一塊兒，禮拜在一塊兒，過了假期就分別到各學院去聽課，我到法學院去，每天早晨由我們的住所到法學院的道上，所遇到的大多數是學生，那時我的精神上非常愉快，因為我又能回到學生的生活了。

在那年的年終，奉協會令，組織朝觀團，於是我們二十八人一塊兒去朝天房，藉以宣傳我國抗戰的意義。

二十九年我受愛大之聘，擔任中國文化講座講師，這是回教世界講中國文化的首創，次年被選為中國學生部部长，回教世界向來對於我國隔膜。直至有了留埃學生以後學生們之對外宣傳，向不後人，尤其是在抗戰期間，更為顯著。

在三十一年，二年間，同學們都先後獲得了文憑，那時候準備回國，為國家為宗教服務，但

是在戰時交通困難，便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延遲到三十五年才起身。

當三十三年時我們的旅費才領到，但是滇緬路已不通了，要想回國必須乘飛機，那我們的一百鎊旅費就不够用了，於是我們托陳克懋秘書向美方交涉，乘美軍用機到重慶，蒙美方允許，免費送我們到加爾吉達，由加至渝的那一段，必須中國政府許可，才能入口，後來才托使館向政府代為要求。在半年之後才得到拒絕的答覆，祇敢二次再向教部要旅費，在此次旅費尚未匯到之際，日本就投降了。

在日本投降之後，我們就打算乘船返國，以便多帶點書籍。但是剛停戰後，船隻缺少，就是有船也都用在復員，所以候等半年多了，還是找不到船。直到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經馬天英先生之努力探詢，才覓得一美輪，由美駛港，由波賽到香港票價四十五，於是我們就一方面定船位，一方面趕快辦手續，因為二十四日的船期。

忽於二十二日接到亞歷山大陳克懋領事電話稱：「茲有上海華利公司購買希臘船一艘，不日在此交貨易旗，直駛上海，如果你們回國時，可立即準備，屆時通知你們來亞乘船返國」等語。後來經我二次電話詢問底細，並告知波賽船位業已定好。陳先生答稱：「將該船退掉」，於是我們就照。繼續等候亞埠消息。

五月一日我親到亞埠一過，去探問實在的消息。

### 在亞歷山大

直到六月二日，我們才乘早車由開羅到亞埠去。

當日送行者有使館馬秘書天英王領事世明及其眷屬，以及其他職員，又有中國商界的許多同鄉們以及各團體的代表，與各國籍不同的友好不下百數十人。八年多相處的朋友們，於此時告別了。

到亞後寓居克馬里旅館，當日到領事館去接洽，始知該船尚須修理，需要兩三個禮拜的工夫。四日在「中國之友飯店」招待船長，大副，大車以及領館中各位職員。

五日去訪友人阿卜杜拉則格，阿氏為愛大亞埠分校教授，為人品學兼優，多年為中學生導師。并與阿氏同去訪分校校長，接洽遷住問題，蒙校長允許，騰出學生宿舍三間，以便我們居住。

此次最麻煩的，要算這二十多個書箱，加以埃政府限制書籍出口，因此在數月前我就給亞埠海關的一位朋友阿里寫信，詢問書籍出口的各种手續，後來經他介紹，在財政部裡的一位朋友賽爾德，給我們辦理出口手續。

同阿里先生去拜訪一位稅關檢查員，請其幫忙，蒙彼慨允。

六日到領館去，領事告余曰：「該船係貨船，貴國同學乘這船有許多方便，第一是中國船，第二無乘客；但希各人都担任一點工作，協助船長，把這隻船代到上海。」

七日應阿卜杜拉則格先生之請，在其家中用午飯，同時與七年前在其家鄉「申書爾」所見過之兩位中學教員相見，異地重逢十分親熱。

八日因決定於十四日上船，所以遷居之擬議作罷，繼續在旅舍住下，該旅舍每人每日收費十毛，但是尚幽靜涼爽，亞埠生活較高，每日吃住最少費用一鎊，不過距上船日期不遠，祇好將就幾日。

九日在阿卜杜杜則格家遇見一位教授，名叫阿

卜杜阿則子詢問中國回教情形：「中國有多少穆

斯林？」答：「五千萬，佔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問：「回教人比外教人的文化水準怎樣？」答

：「落後！」問：「爲什麼？」答：「中國回民

落伍與世界回民落伍之原因是一個。即是受「不

貧「頓亞」的教訓太多了。殊不知古蘭，聖訓中

命人今後兩世兼顧的教訓很多。有一次一群人去

見聖人，其一人說：「我多禮拜。」另一人說：

「我多持齋」穆聖問：「你們那一位的生活最富

有？」一人指出第三者。穆聖問：「他是你們中

的最貴者。」諸如此類者甚多。由此段聖訓可知

道聖人是多麼鼓勵人來實踐「今世是後世的栽種

之場所。」我們並不是反對「不貧頓亞」，不過

回教是今後兩世的宗教，與佛教不同。」那位教

訓聽了默默無言。

十日阿卜杜杜先生偕余與數位同學參觀水族館

，該館規模不大，但是有各種淡水魚與海水魚。

並有一九三一年在亞埠附近所捕獲之鯨魚魚骨，

全長二十四米達。並有其他的各種模形，以其捕

魚的利器，經領導人一一解釋，最後至其辦公室

，該室主人稱：該館創設不久，所以其大部分的

書籍。皆爲外國文，最後贈送我們每人兩本小冊

子，是阿文的關於水族學。

十一日陳領事特在領館設茶點，爲本團送行

，并請船長、大副，大車，及大車的太太。在領

館同領事船長分配工作，經各人簽字，茶點後散

會。領事特留幾位同學作象棋比賽。

其工作分配如下：我担任騰寫，三人幫助監

視羅盤針；兩人幫助餐廳；七人幫助清潔等工作

十二日在阿卜杜杜教授家中，與其談「合禮」

問題，彼彼馬立克派，我問他、馬派對於該問題

之主張，爲答：旅行人，住阿爾法特人以及有特

別事故者皆可「合禮」。如公務員與工人在其工

作時不能按照時間禮拜皆可「合禮」。合禮的方

法是這樣：可將晌禮與哺禮合在一個時間禮；昏

禮與宵禮聚在一個時間禮，提前或退後皆可。按

此問題在沙斐爾派亦如此主張。獨哈乃斐派限制

太嚴，除朝覲住阿爾法特時不能合禮。「聖人在

午前旅行時，則延遲晌禮至哺禮時下駝來一起禮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兩翻，如果在午後起程的時候，禮了晌禮再升騎

時即准允，但是還有各項手續費，後來經法西穆

先生向其說明，才得到免收一切手續費，於是我們

們向麥先生以下各職員道謝，而後直赴船上，有

名的埃及稅關之難關，如此容易的度過了。其原

因何在？伊斯蘭弟兄之力也。阿里先生陪同我們

到船上去，本擬一同去附近之禮拜寺禮主麻，但

因剛上船整理行李，清算搬運費等等之麻煩手續

，所以請彼一人前去。下午將各人的睡位與工作

，用抽籤的辦法都分配好了。該船船長係威人名

在中國多年，大戰時在滬被日人俘擄，日本投降

後釋放出來到倫敦去，新由英倫到此接事，大副

亦那威人，年二十三歲。大車名。Z. P. G. B.

Commander 年四十二歲，其父爲英人，在中國郵政

界服務多年，於大戰期間死於上海，其長兄亦在

中國服務多年，被日軍殺死，其母爲馬來人，彼

生長於中國，通中國語。此外二副與二車皆西班

牙人。三車爲埃及人，船上除本團外尚有四位中

國人——鄒玉發山東人，陳歸木寧波人，甄朝信

廣東人，王奉欽溫州人。

十五日聚禮初，諸位同學開始工作亦有下船

去結束其在亞未了之事務，我本來也打算下船去

，向諸友好及領館人員告辭，但因領事要到船上

來，船長所預備的中國茶，而又約我作陪。無暇

下船去辭別，祇好寫了幾封信，向他們告辭好了

。并發北平與重慶兩封航信，報告明日開船。

## 由亞歷山大到亞丁

十六日聚禮一，早晨船開動了，在埃及住了

八年多，它已成爲我們的第二故鄉，要從此告別

了。不數時船已駛入地中海，而開始動盪了。

，其搖擺雖不厲害，但是我們已受不了；不但是暈頭昏腦，而且不停的嘔吐，我自早點後就倒下，直到次日早晨，快到波賽時，才能起來，一個對時都沒有吃飯。

十七日聚禮二。在開早點時，船長對我說：「暈船時祇能吃乾的，不要渴水，不要食糟果。」

我向同學詢問昨日的情形，據說除二三人沒有吐外，其餘的都嘗到了吐的滋味。在波賽停了幾小時，船在準備過蘇彝士運河的手續，由此上水，可直能用到哥倫波，沿途不再上水了。遙望波賽錫秀如一大公園，對岸的福德港，更為美麗，那裡有重要的工場和游泳池，那已是亞洲地方了，回想八年前我送天一乘鐸回國時，他倆在這裡游泳，我和達阿衡沙部長在岸上喝菜觀賞，不覺已到如今，天一呢？已不幸在湘桂大戰時犧牲了。下午哺禮時，船滿滿的向蘇彝士南行，我和同學們坐在艙板上觀望兩岸的景物，同時我對他們說：今夜為我們的黃金時代，過了蘇彝士，入到紅海，恐怕沒有安寧的日子了吧！

十八日聚禮三。上午九時行抵蘇彝士港，稍停，即於十一時半纜往南行，西岸的山脈，皆可望見，此處甚峽，這是入紅海的第一日，風平浪靜。

十九日聚禮四，兩岸之山仍可望見，海面平靜，氣候涼爽。為同學工作問題，曾一度爭論，後來才漸漸的解決了。

至日落已行四百餘里，三分之一已過了，但聞同學們說水庫破一洞，如其在下午修理不好，就得到蘇丹港修理，既而王奉欽來說：「羅先生！這船底破一洞，要到蘇丹港去修理，我們不如到那裡換。好了船因為這是個老，船恐到印度洋有危險。」我接着說：不要怕，如有危險，船長一定會通知我們的。況且該船在未修理時，從希臘尚能開到亞歷山大，而在亞又加以修整，絕能航至中國。下午聞有人說，已將破口修好，不往蘇丹港去了。

二十一日主廟，早晨風浪尚小，晨禮後獨坐船尾，遠望大海遙遙無際，偶然看見三四尺長之魚，成羣跳躍。諸同學的工作漸上軌道，而少許多麻煩，因此康先生對我說：「學生們都工作了，卻沒有甚些『倒舍』（埃及土語之譯音，麻煩的意思）」

二十二日聚禮初，昨夜無風，始覺紅海之熱，半夜未能入眠。今晨又起得很早，拜後坐在船尾寫日記時，才覺有涼風拂面，稍有寒意。今晨哩程表已達七百米，到亞丁文路已超過半數，下午海面平靜無浪，船行頗穩。但今夜又是悶熱，哩不能在艙中休息。

二十三日聚禮一，今晨海面之平靜，為起程以來所未曾見，但氣候卻比較更熱了，今天是禮拜日，我們大夥商約吃餃子。

中國現在正要往民主之道上走去，但是對於這五千萬回民若無適當的安置，還要用那壓迫防止的政策，將來不勝其壓迫與防止。這次抗戰，回民盡了不少的義務但是他們應得的權利呢？不錯：權利是爭來的。舊金山會議時，各黨派皆有

代表參加；但卻不許回民代表參加，將要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恐仍不讓回民依數選其代表。同時共產黨在測面竭力拉攏回民，但是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決不和赤黨苟合，像國民黨對於回民是這麼另眼看待，豈不辜負了一般忠實的國民嗎？腦筋清淨的人們可以好好的想想。

由正午直到五點鐘，都沒有和風見面，所以紅海卻盡量的發揮出它那炎熱的威力，把人逼得無處站坐。稍許瞥見一個山頭，名也黑沙巴，是入紅海以來僅見的一個山頭。大約距亞丁不遠了。

二十四日聚禮二，山嶼不斷的突出海面，水鳥也成群的追着船尾飛翔，但和前天所見的燕子似的水鳥卻有些不同。今天天氣更熱；但同學們依然耐着性子去作所規定的工作，可以鍛鍊其精神。下午五時許，到達伯里姆島，日落距通過滿德卜門，這裡是阿拉伯的門戶，該島離距海中，上面英國建有堅強的炮台，為防預遠東的重要堡壘之一，和蘇彝士，直布羅陀遙遙相對，這三處都是阿拉伯人的地方，而今卻落到異族人手裏，早年先祖們為這些地方的開拓和經營利費了多少苦心，後輩子孫卻不能保守，豈不愧乎！

(未完)

月華萬戶讀者運動

敬希教胞熱心響應

# 鳴謝

- |                |                |       |
|----------------|----------------|-------|
| 寧夏馬尊三先生代募二四一萬元 | 許德勇先生          | 三萬元   |
| 馬希賢先生          | 馬精若先生          | 三萬元   |
| 鄭細亞先生          | 石生琦先生          | 三萬元   |
| 馬尊三先生          | 楊旭東先生          | 五萬元   |
| 寧夏光輝火柴公司       | 楊茂政先生          | 五萬元   |
| 陳子貞先生          | 馬永慶先生          | 二萬五千元 |
| 常立本先生          | 丁德學先生          | 二萬五千元 |
| 馬耀華先生          | 馬孝先生           | 二萬元   |
| 劉大智先生          | 馬占元先生          | 一萬元   |
| 張克貞先生          | 法玉崑先生          | 五萬元   |
| 穆宗賢先生          | 張文濤先生          | 五萬元   |
| 劉慶直先生          | 馬良驥先生          | 三萬元   |
| 楊逢春先生          | 馬彥儒先生          | 一萬元   |
| 馬希元先生          | 張志忠先生          | 四萬元   |
| 王慶臣先生          | 牛漢儒先生          | 三萬元   |
| 張崔仁先生          | 石嘴山清真寺         | 十一萬元  |
| 馬德義先生          | 楊阿衡            | 二萬元   |
| 馬有禮先生          | 馬彥魁先生          | 一萬元   |
| 馬衡甫先生          | 丁學董先生          | 一萬元   |
| 趙文府先生          | 馬占奎先生          | 二萬元   |
| 柴成林先生          | 周長齡先生          | 二萬元   |
| 馬宣三先生          | 任振華先生          | 十萬元   |
| 柴桂勛先生          | 劉文誨先生          | 三萬元   |
| 馬廷秀先生          | 白仲安先生          | 三萬元   |
| 馬光天先生          | 西安馬中賢先生代募二十七萬元 | 二十七萬元 |
| 馬友梅先生          | 劉光遠阿衡          | 二萬元   |
| 沙阿衡            | 馬希善先生          | 二萬元   |
| 張大癩老           | 馬名舉先生          | 二萬元   |
| 白子見先生          | 趙明光先生          | 二萬元   |
| 王君惠先生          |                |       |
| 王一勤先生          |                |       |

- |       |       |
|-------|-------|
| 馬芳遠先生 | 二萬元   |
| 馬文英先生 | 二萬元   |
| 馬建斌先生 | 三萬元   |
| 賈永信先生 | 五萬元   |
| 白福賢先生 | 五萬元   |
| 馬雙魁先生 | 一萬元   |
| 馬賽爾先生 | 一萬元   |
| 馬文平先生 | 一萬元   |
| 金紹賢先生 | 一萬元   |
| 王家菊女士 | 一萬元   |
| 陳煥文先生 | 二萬七千元 |
| 王廣仁先生 | 三萬元   |
| 白倫嚴先生 | 十萬元   |
| 馬冠儒先生 | 十萬元   |
| 馬一青先生 | 二百萬元  |

## 月華

十一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月華報社

發行者：月華報社

地址：北平東四清真寺

電話：(五)四二八八  
(五)一三二九

定價：每期一萬元

郵費一千元  
航郵另加五千元

## 編輯室談話

月華，厄運的月華，苟延殘喘的度過了十八年，知感主恩總算回到北平老家來了。而在今年六月復刊以來，蒙各位熱心教胞的維護，捐款，寫稿的寫稿，在這極端困難的物價常變之下，已經度過了牠十九歲了，在這一年共出了七期，其內容材料，同仁等盡量來充實。

下年進入在牠的二十歲裡，同仁決心在這亂時代裡，不但要維持牠的生命，同時盡量想法來補足牠的營養，使牠成爲一位健康的成年人，來擔當我們五千同胞的重任。但是，在內容方面，同仁們還要再使其充實。

本期適置寒暇考試，又加以本刊負責人，先後感冒，所以阿文副刊，暫停一期，敬希各位讀者原諒。

本期的古蘭譯解是川中名阿衡黃明之的譯作，本刊自開辦這一欄以來，很少接到這一類的稿子，希望各地阿衡多作這一類的稿子。

回教名哲學家傳記，爲留埃同學納訓所譯，原稿交商務出版，但是爲時很久，至今尚未見出書，今爲得其梗概是幸。

本刊歡迎各種學術稿件，無論是翻譯或著作，無論是回教的教義，經濟，政治，歷史，社會以及有系統的調查等。